

# 美國側面像

劉尊棋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美國側面像

劉尊棋 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 目次

小引	(一)
一 紐約客	(四)
二 小城市風光	(一六)
三 『黑人問題』	(二三)
兩個故事	(二三)
一條鴻溝	(二四)
是解放了麼？	(二六)
產業中的歧視	(三〇)
政治及其他	(三三)
四 排猶運動	(四〇)

	被分割的自由.....	(四)
	法西斯通病.....	(五)
五	女人們.....	(五)
六	下一代.....	(五)
七	勞工.....	(六)
	工資·利潤·物價.....	(六)
	資本家的政勢.....	(六)
	勞工貴族.....	(七)
	工人階級的新陣容.....	(七)
八	土地上的奴隸們.....	(八)
	兩張影片.....	(八)
	佃農和雇農.....	(八)
	關於 T V A.....	(九)
九	財主們的政治.....	(九)

競選的政黨.....	(九五)
這叫做民主.....	(九六)
也有矛盾.....	(一〇五)
一〇 報紙透視.....	(一〇九)
富豪的自由.....	(一〇九)
新聞來源的獨佔.....	(一一三)
標準化與統屬化.....	(一二四)
『自由』與負責.....	(一二六)
一一 雜誌攤.....	(一三三)
家系.....	(一三三)
津貼.....	(一三六)
幫兇.....	(一三一)
一二 人民陣綫.....	(一三七)
怎樣逼出來的？.....	(一三七)

進步黨誕生.....(120)

爭取勝利.....(124)

面對着迫害.....(131)

## 小引

去年春天，我獲得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筆獎助金，被邀到美國對新聞出版事業做一年的考察研究。實際上我留在美國不過十個月。這個時期，剛好是美國『冷戰』很兇猛的一個時期。狂妄反動的低氣壓，使我感到和蘆溝橋事變前住在日本時同樣的窒息。

我在紐約化去了大部份時間。其餘則橫越大陸兩次，看了十幾個大小城市，週遊了南方幾個落後的州，到了以波士頓為中心的東北部一次。

對於一個錯綜複雜和萬花筒般的美國，這樣短短時間的觀察，不會得到很深刻的認識。不是以新聞記者的資格，我也沒有會見過幾個大人物。這本小冊子裏所寫的不過就我耳聞目見所及，特別就與小人物們生活有關的事情，來試繪一幅美國的側面像而已。

在我看來，美國還是一個年青而天真的民族，有着挽起袖子就幹的精神。但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桎梏着它，腐蝕着它，播散着人與人間仇恨的種籽。

美國還有着廣漠無垠的處女地，但成千成萬的小人物流浪在紐約的街頭，沒有立錐之地。另一方面，反動的好戰派天天在別的民族的領土上打主意，想獨霸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美國還有無窮的資源，譬如燃料。但石油大王和他們的代表福勒斯特（國防部長）卻為獨吞阿拉伯的油田而煽動着中東的戰火。

沒有一個美國人能答覆『誰會真地侵入美國來』這個問題，可是人們戰慄地預感着明天也許會爆發第三次大戰。

美國人民已經開始追究這些不合理的矛盾。一般地說，他們在羅斯福執政的十數年間，有相當舒適的生活水準。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在戰後保持這個水準呢？倒底是誰在作祟？他們已在不耐煩的追問了。

當獨佔資本的喉舌叫囂着用戰爭來『保衛西方文明』的時候，人們在想：爲



什麼不把我們自家的事搞好呢？要想和平，必得搞好自家的事。這正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心情，也就是華萊士運動獲得意外成功的原因。

今年是美國人民力量受着嚴重考驗的一年。十一月的大選是他們一個戰場。反動力量正在四面埋伏，在他們走上戰場以前，打垮他們。但大選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後一個戰場。反動勢力獲勝，可能使合法鬥爭轉化爲非法爭鬥。進步勢力獲勝，也不會一舉奠定美國新民主的基礎。長期的內爭是可以預見的。現在還只是開始吧。

一九四八年春

## 一 紐約客

今年是紐約建市的五十週年。在這樣年青的城市中，八百萬居民中沒有十分之一是居住了三代以上的。但每三年中到過紐約的人，總計有全美國的人口那麼多。所以在紐約，人人都有些做客的感覺。

有人說，紐約是美國一切現象的縮影，同時也是美國一切現象的否定，因為它有許多不屬於美國的特點。這本是可以應用到上海、香港、倫敦、巴黎或任何大城市的一句話。不過在什麼事情上都要做到世界的『最』字的美國，在紐約就特別顯著了。

『紐約客』是來自七十個不同國度的人民。他們有一百多不同派別的宗教，有二百種不同文字的報紙。他們說着八十三種不同的方言。紐約聖經會也就用那麼多不同的話印成聖經。

這許多不同種族、語言、風俗習慣的人，無形中把紐約分成爲若干不同的地區。例如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和義大利人住區相毗連。俄羅斯人區附近有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人住區。這些都在下半城。靠中半城則有德國人區，瑞典人與丹麥人區，還有敘利亞人區。靠上半城則有西班牙人與古巴人區。另有一個很大塊地區幾乎全是黑人和普瑞托立哥人，那就是有名的『哈蘭姆』。這些不同的居民區都在紐約市五個行政區中最主要的一個曼哈頓島上。在另外一區布魯克林，則大部份是各國來的猶太人。

提到『哈蘭姆』，紐約有紳士感的人大都望而卻步。紐約六十萬黑人中，一半以上都住在這裏。我一到紐約，有些朋友就警告我，那裏是去不得的，因爲白晝都會搶人。有的還引述了一些被搶的事件。但我單身去了幾次都未出事。

住在哈蘭姆區的並不都是窮人，不過這裏既成爲『黑帶』，垃圾多，窗口晒着衣服，赤腳的孩子抓糖菓吃，自然構成和許多上層住宅區不調和的現象。後來我發現每一個大城市都有這麼一個『黑帶』。

受到排斥，就蓄藏反抗。美國衆議院中僅有的兩個最前進議員都是紐約哈蘭姆區選出的——馬堪多尼歐和埃薩克遜。

我離開紐約前曾到哈蘭姆拍幾張照片。在街角上遇到兩個工人模樣的黑人。我要求他們進入鏡頭。一個矮些的不好意思地走開了。另一個高大的看了看我，便向他大笑，並且高聲說：

「喂！這個中國人，他們在打着內戰，我們不是也快了嗎？哈，哈，哈！」我驚異地過去問他，他的話倒底是什麼意思。他忽然嚴肅起來，說：「你不懂麼？我們都是連狗也不如的人（Under-dogs）。誰知道什麼時候就要幹他一場。幹起來時，不是和你們的內戰一樣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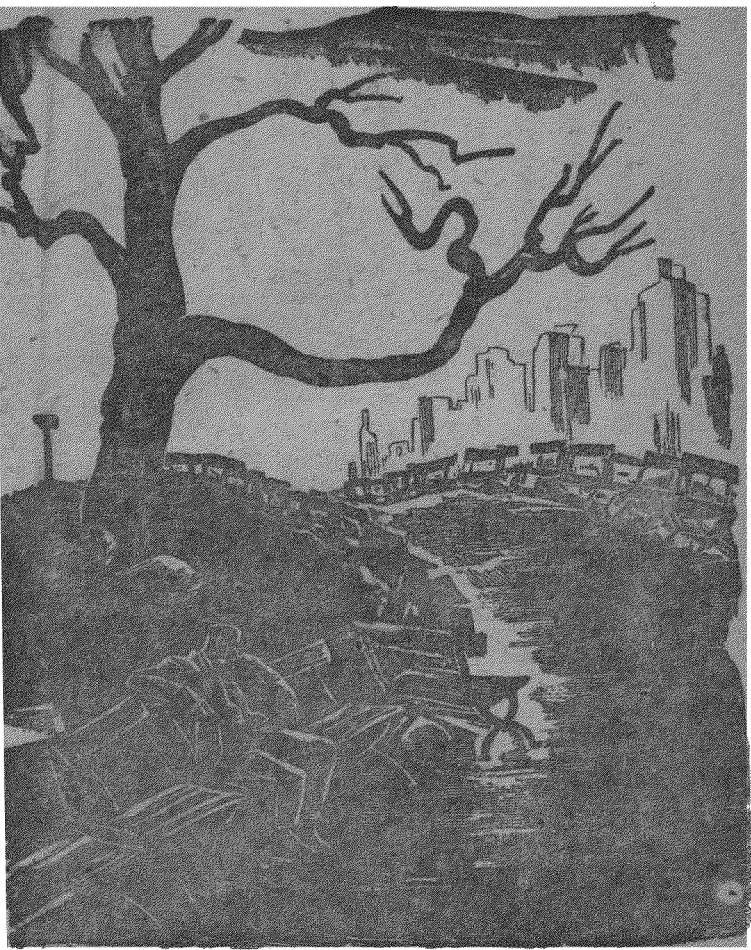
紐約市所有的馬路如一條條接起來，等於橫貫全美國兩倍的長度。曼哈頓的街道排列得像圍棋盤一樣的整齊。只有一條叫做百老匯約長馬路從西北端斜通到東南端，在市區內造成許多三角形的「方場」。最熱鬧的方場要算「時報方場」，就是紐約時報前面幾條街交叉的中心。雖說是方場，但日夜都擠滿了車輛和行

人，緊張萬狀，幾無隙地。這一帶也就是劇場和影院麇集的所在。去年除夕在時報方場湊熱鬧的人，警局估計有三十萬。單身女子都不敢去，因為那天晚上任何男人強吻一個女人可以不受罰。

方場是小人物休憩的場所。有許多長凳。沒有風雨的日子，長凳上總坐滿了年老和失業的人們。在炎夏天，這些長凳便成為無家可歸的人的免費宿舍。紐約中央公園裏外的長凳，夏天每日有一萬以上的人過夜。

無家可歸的人的另外一些宿舍，是地下電車和電影院。地下電車化五分錢最長可坐二百六十六哩，夜間照樣開行，坐客少，有人便在長椅上睡一夜，清早爬上地面來。便宜的電影院有兩角錢可進去，從一早不斷地映到後半夜，到裏面睡覺，比付任何租金都便宜，醒來還可以看一部片子。

但是最生動的方場是聯邦和哥倫布兩個方場。每天黃昏都有好多『肥皂箱上的政客』演說。每一個演說者的聽眾也許只有兩三個，也許一兩百。太陽西沉後，三五成羣的人圍住幾個手舞足蹈的演說家。有些鄭重其事地弄一張椅子，椅



所揚的憩休物人小是揚方

背上插着一面星條旗，人站在椅子上講，旁邊還有人散發傳單小冊。有的真地站在一隻肥皂箱上。但大多都是立在平地上。

演說的人有時很容易被發覺是屬於某一個政黨的，有時則聽他講了十分鐘還弄不清楚他倒底主張些什麼，反對些什麼。這一組像在聆聽一個紐約自由黨的發言人。那一組中像是個托派在叫囂，旁邊一個老女人散發着『新領袖報』。他的旁邊也許是個共產黨的演說者，也許是一個禁酒派。聽衆大體上是嚴肅的，常常也打斷演說者的話，插進一個譬喻，表示強調同意他的話，或者提出惡意或善意的質問，那時聽衆中另外也許有人會阻止這個多話的人，於是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從來沒有一個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人在這些方場演說。全國幾千家報紙和所有無線電台都控制在他們手中。兩黨在紐約市有五百以上的俱樂部。他們無須在這樣的方場上浪費精力。

有一天晚上在百老匯散步，我碰到一羣人在街口騷動着。原來有兩個美共黨

員在演說，和散發小冊子，給一羣惡少搗亂了。他們把未散掉的小冊子搶過去撕毀在地上，然後一哄而散。我走進人羣中時，一個作看熱鬧狀的人說：『沒有什麼！打康米斯（美國污辱共產黨的諱號）！』

我像是看到了暴風雨前的一片烏雲，又像置身於『柏林最後列車』中描寫的景象。

高熱的政治氣候，貧窮的深淵，罪惡的森林，財富的金字塔，虛榮和享樂的迷宮——構成了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百貨店。在這個大百貨店裏，『保持忙碌』成爲每一個人生活的必要原則。從證券交易所到地下電車，人人都像抓住一分一秒鐘在忙碌。有錢的忙於享受。小人物們也只有忙碌，方能生活和忘掉生活的苦悶。一個東方人在這裏感到沒有精神生活，又做不到美國人那樣有事和無事忙，就會覺得悵惘。

一百零八層的摩天樓『帝國大廈』，付兩元美金可以登樓頂瞭望全市，心曠神怡。兩年來有三十幾個人卻從這裏跳下自殺。於是樓主爲保持名譽計，訓令全



體職工，特別是開電梯的人，注意上去的人是不是『很忙碌』的樣子。倘如不是，則可斷定他有沉重的心事，要跟蹤他，避免他跳樓。根據這樣的指示，去年當場抓住了好幾個正要跳樓的人。在紐約，你要避免別人注意，不忙也要裝忙。

一個不算頂有錢的公司經理，住在紐約郊外。早晨九時起身後，吃了早點，爲了省去駕一小時汽車的時間，就在自己茶桌上面對着一盃咖啡，打開對話機召集他的公司高級職員舉行每晨例會。每一個職員的口頭報告，他都聽到，自己就在家裏發出指示。對話機一關，就要忙着和他的在南方海岸避寒的董事長通長途電話。緊接着收聽無線電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廣播，再把報紙翻個十來分鐘。祕書來了，趕忙提醒他今天的約會，和這個禮拜中替他安排好的新約會，其中可能包括四次飛機的旅行。然後拿起錄音盒，口述一二十封信和電報，交給祕書去打好發出。

他要高興，這時可能驅車到公司裏看看，否則附近的火車站已有一輛自備的專車替他掛好了。午後起碼有一個業務會議，兩個茶會，三位要和他談話的公

司經理。如果太太不來要他陪到第五街看新製的帽子，又沒有特殊的約會，便已約好一個女速記員或女演員到一個法國酒店去晚餐。夜半回家以前，還要和她一同到一個共和黨俱樂部去玩玩。在那裏也許正在馬丁尼酒和爵士舞的間歇中決定了州議員競選的候選人。

這種人的心臟和頭腦是在紐約下半城一條狹短的「華爾街」。這一條不滿五百米的短街，支配着他們，全美國，以至整個舊世界的動脈。除了最大的銀行外，這裏有美國財政部大樓，摩根世家大廈和與它斜對面的美國證券交易所。這裏有世界第三最高的華爾陶夫大樓，和六十五層的曼哈頓大廈。走在那不滿二十碼寬的華爾街，很像置身在中國西北黃土高原的峽谷裏一樣，頭頂只望到一線灰藍的天空。

華爾街在辦公時間內擠滿了形色匆忙的商人，但下午五時以後或星期六和星期天，則沉寂得和墳院一樣。爲紀念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第一任總統宣誓就職而在原地點建立的瑰麗的華盛頓銅像，和這周遭醜惡的巨石與鋼骨堆積起來

的建築物排列在一道，成了極不調和的對照。這些建築物的外觀是如此之堅固，真的給人一種印象，覺得這金元帝國是永遠不可摧毀一般。但是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在外形上和骨子裏，華爾街也是可以摧毀的。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中午，恰恰就在摩根世家大廈的面前爆發了一顆大炸彈，一時濃烟、碎石、鋼窗、鐵塊佈滿天際，死傷一百多人，半條華爾街血肉橫飛，事隔九年，美國經濟危機爆發了，信管是在這同一地點燃起的。現在這裏正埋藏着另一顆更大的經濟危機的定時炸彈，人民都在屏息靜待它的最後爆發，那個日子已不在遠了。

紐約是一個高血壓的人。它只能生存在豐富和平穩的氣氛中。美國幾乎有一半出口貿易是經過紐約的港口，每年吐納一萬三千隻巨輪，裝卸六千萬噸貨物。試想一想，在一個對外戰爭中，紐約港一旦毀滅，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紐約的八百萬人口每年要消耗十六億多磅肉，五億磅魚，二十五億七千磅黃油，七千四百磅起士，一億四千磅家禽，二億打雞蛋，十六億夸特牛奶和奶油，

二十萬火車的菜蔬，內中包括二萬多車蘋果，七萬多車蕃茄，三萬車花生。紐約每天消耗九萬八千噸煤，四百萬加侖石油，以保持全市的煤氣、熱水管和電力。在冬天，任何住居的樓房裏倘若氣溫低於華氏六十度，房客可以向法院控訴業主。隆冬天氣，外面的氣溫在零下十度，紐約客在房裏一律是穿單衣的。他們是這樣飽暖慣了的。去冬紐約大雪阻途，燃料不能按時運入市內，布魯克林區有一些樓房的熱氣管忽然停了，立刻就凍死了人。試想一想，在一個運輸工人總罷工情況下，紐約的血管不都停滯了嗎？

紐約有四萬三千個電梯，每天搭載一千五百萬客人。這些電梯升降的長洞如一個個接連起來，共長一千六百哩，每天升降的總行程有十二萬五千哩，等於從地球到月球的路途走了一半。有一個幹出版工作的朋友，費很久時間方在一座大廈的五十三層樓上租到一個寫字間，我常常想問他，萬一電梯工人罷工了，你怎麼辦？

在一九四七年內，紐約有三億左右的地下電車搭客。偌大的市區，我不能想

像地下電車工人罷工的景象。

支配着美國命運的，到底是華爾街的主人呢？還是這些沒有名字的小人物？

## 二 小城市風光

在落後的農業國，像中國這樣，住在大城市裏的人是被目爲有錢的。鄉下人最好也不過是『土財主』。

在鄉村都已電氣化了的美國，人們以羨慕的眼光看那些住在離大城市遠的地方的人。因爲住在小地方，只要有錢，同樣可以享受都市的水電和一切日用品供應的便利，但山林的風景卻爲都市所沒有。住在這樣地方的人當然有相當充裕的家產，不必碌碌終日；譬如至少有一輛新汽車。

所以在中國都市住久了的達官貴人到美國買房子，大都選擇郊外的小地方。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私邸就在紐約州赫得遜河上游的里佛得魯(Riverdale)，聽說化去二百五十萬美金左右。但是這位孔先生知道自己不甘山林的寂寞，所以另外在紐約市內最華貴的酒樓頂 Waldorf Tower 租了一套房子，每年五萬

元租金，要清淨有清淨的地方，要熱鬧有熱鬧的地方，愜意非常，自不必說。

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情報局會攝製過一張叫做『一個小城市』的五彩紀錄電影片，很是動人。那片子描寫一個大約一兩萬人口的小鎮，靠着一條美麗的河邊，有幾條平整得幾乎發光的街道，兩旁是一幢幢獨立的小住宅。每幢住宅前面都有一塊大草坪，屋前有一兩棵樹。教堂、學校、醫院、療養院、圖書館、合作社，真是應有盡有，使人艷羨得很。

我在美國確實看到不少這種樣子的小鎮。但是並非每一個小鎮都是如此。或者表面如此，稍爲仔細看看，卻也不見得像天堂一樣。

我不會忘記有一次到紐哲西州的一個小鎮去參加一位友人召集的國際性的慶祝會。格蘭瑞芝是一個很精緻的新建的小鎮，除了兩條有商店的市街外，周圍都是很雅潔疏落的住宅。晚餐後我的女主人穿了夜禮服自己駕車帶我到那叫做 *Cosmopolitan Club*（可譯作『四海俱樂部』）的會場去。會場中已經擠滿了着禮服的仕女，有好幾百人，好像這個和中國北方一個村落大小差不多的鎮上所有的

居民都到了似的。在名義上這是全鎮人民慶祝該俱樂部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顯然是本地很轟動的一件事。作為全體居民看來，他們是多麼闊綽豪華，又多麼富於國際意識呵。

我走入更衣室，有兩個僕歐在侍候着。我就問他們爲什麼不一起參加這個大晚會。有一個反問我，『你們是開的什麼代表大會麼？』我吃了一驚。我又問：『這裏的人似乎都很有錢的吧？』所有住家都這麼漂亮。』他回答說：『當然，參加這裏的會的人。』說着，他打開後面的窗門告訴我：



小城市風光



『此地叫做上格蘭瑞芝，都是闊人住的。你看那邊，密密的幾排房子，那就是下格蘭瑞芝，沒錢的只好住在那邊。』

『這邊』和『那邊』，在美國即使小城鎮也是涇渭分明。社交活動當然是分開的，禮拜堂和學校也都是分開的。越到小地方，白人和黑人越分得清楚，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也越不能混在一起。

標準的美國中小城市是測量資本主義如何控制社會生活的最好的地方。一個十萬上下人口的城市，大概總在鐵路邊上。全城的倉庫業和地產生意大約抓在那鐵路公司手裏。它至少有一個大百貨公司，可能是本城水電公司與瓦斯公司做老板，而這些公司的真正老板則在紐約。這些公司如果不是本地一家報紙的主人，也是它的最大廣告顧客，對它的言論方針有決定作用。這個城裏如果還有個廣播無線電台，它一定是隸屬於這家報紙的。

這些鐵路、倉庫、銀行、地產、公用事業、報紙、無線電台的老板或他們的代理人，就是這裏醫院、教堂、學校、青年會、退伍軍人會、婦女會和民主黨或

共和黨俱樂部的最重要的捐款人和董事。全城的居民就直接間接靠着這些公司與社會政治機關的薪水工資過活。只要他們的一般生活不發生動搖，他們不願意改變這一套制度。

在小城鎮中，治安是很好的。爲什麼不好呢？一個電力公司的書記，每月收入多少，他的經理知道得很清楚。這個經理打一個電話就可以知道他在銀行裏的存款和往來帳目，有沒有突如其來的開支和進款。這個職員用分期付款方式買了一座小房子，一個新式冰箱，一架帶留聲機的無線電機，乃至一部汽車。這些要他十年內付清。他每星期要按額分付，如果連續有五個星期不付，公司就會把東西拿回去。他怎能不小心翼翼，奉公守法？

但是例外也還是不少。例如今年一月中西部有一個小城裏發生一樁五人命案。有一個人想開一個酒吧間，向市當局申請牌照，很久得不到，最後被駁回了。理由是該城內已有了兩間酒吧間，再加一個就太多了。他打聽出那已有的兩間正是市當局管商業牌照的五個官員共同投資的營業。於是有一天撞入他們開

會的地方，用手槍將五人一齊打死。

世人都知道杜魯門是『來自小城市的人物』。他的故鄉堪薩斯城，說來並不算小，但的確是充滿了小城市特點的。

去年出版了一本新聞記者寫的書，叫做『湯姆的城』，就寫的是這個地方怎樣受着民主黨一位大亨湯姆·潘得爾加斯特控制的情形。湯姆·潘得爾加斯特是中西部一個有名的『杜月笙』。他不但支配着堪薩斯城的一切，而且米蘇里州和中西部許多政治經濟活動都要聽他的指揮。在堪薩斯城要開酒吧、旅館，以至妓院、賭窟，如不得他同意，決不成功。這些營業者都要向他報効很多錢。他用這種錢貼補民主黨在那一帶的活動費。他的父親已把這份事業的基礎打下，所以他已是第二世了。所謂『潘得爾加斯特機關』，在美國政治上真是叱咤風雲，炙手可熱。杜魯門從一個領帶推銷員飛騰爲當今大總統，完全是湯姆一手提拔起來的。所以當湯姆在一九四六年春天死去時，杜魯門曾專機飛到堪薩斯城爲他執紼送殯，以報提拔之恩。

一個小城裏的『地頭蛇』可以操縱一方的政治，在美國的民主制度裏是屢見不鮮的。南方田納西州的一個小城曼菲斯，有一個叫做克隆普的人，就是彰明昭著的例子。曼菲斯比堪薩斯城小多了，不過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大西洋城舉行全美國賽美大會時，第一名『美國小姐』是曼菲斯產的。

克隆普是曼菲斯城水、電、瓦斯、銀行的大老板。他可以絕對控制六萬選票，但這六萬張票就可以決定田納西州四十萬張票的多數，從而決定州長和州議員的人選。歷來如此，未有例外。因此，全州公務員都變成了他豢養的家僕。他們每當選舉時要捐出薪水的十分之一來幫助他的競選工作，否則自己的飯碗就靠不住了。『克隆普機關』和美國各地民主共和兩黨的選舉『機關』一樣，有大批的工作人員，對每一個選民都有卡片隨時稽考。

在大都市如紐約、芝加哥、彼茨堡，勞苦貧賤的人有他們自己較大的社會，因而也有他們團結的力量，至少可得到精神的慰藉。小的城市，雖然照樣有分開來的貧民窟，卻是分散而無力，沒有人能逃大亨們的掌心。

### 三 『黑人問題』

#### 兩個故事

讓我先報告兩件我聽到的故事。

馮玉祥將軍到美國不久，在華盛頓過聖誕節前夜。一個朋友借給他一部由黑人駕駛的小汽車。晚餐後，他坐着這輛車子去看戲。因為朋友爲他訂了一個包廂座，他下車時就邀那位司機也一道去看戲。司機不肯，再三謙讓。馮先生也再三堅持邀請他，說他辛苦了一天，在外面空空等候也太冷了。這樣相持了好久。馮先生最後向司機說：『如果你不去看，我也不看了。』司機聽了不再講話，就拿出手帕來揩眼淚，回答道：

『先生，不是我拘泥，是這個戲院不許我們黑人進去啊！』

後來馮將軍更深刻認識了美國的情形，就未再引起類似的悲劇。

另外一件事也是和中國有關的。

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去參觀的中國文學家老舍和曹禺兩位先生，初次遊歷美國南方。他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在一個小站下來，每人就路旁一間小飲食店中買了一套『熱狗』（麵包夾臘腸）。因為車子就要開走，他們還未吃完，就一邊手拿着『熱狗』，一邊去趕車。不料剛出店門，迎面來了個彪形大漢，瞪了他兩人一眼，接着猛力把他們一推，幾乎推倒在地上。那個大漢頭也不回，衝進店裏大吼：『你們這些傢伙，誰叫你們把我的熱狗賣給這兩個有顏色的人呢？』

我們這兩位瘦弱的文學家知道這人把他們誤認做黑人了，只得相對苦笑。

這是我到舊金山那天，吳組湘先生述說給我聽，來提起我注意的，後來見到老舍先生卻忘記問他這個故事。

『有顏色的人』——這是美國對黑人最客氣的稱謂。在整個南方，凡是黑白人公用的車位、飯房、旅館、廁所，門口的牌子上分別寫着『專爲白人』或『專爲有顏色的人』字樣。但一般白人則不這樣稱呼黑人，他們通常只稱『尼格羅』、『尼格爾』、『尼格拉』、『孔恩』，還有『達爾基』、烏鴉、鐵鏟、猴子、烟鹵等，無數其他的諱名。

實際上所謂黑人，並不都是皮膚黝黑的，有很多皮膚已經白得和『白人』一樣了，但是只要他雜得有黑人的血統，便屬於黑人。在美國，共有一二、八六五、五一八黑人（一九四〇年統計），即大約十個美國人中平均有一個黑人。他們統計至少有半數混血兒。除了少數大都市外，黑白人結婚是極稀罕的事。然而全美國竟有這麼多混血兒，這只有一個解釋，即非法結合。在非法結合中，有很大一個比率是簡單的強姦。而且強姦只可能是單方的，即白色男子強姦黑色女子。反面的事件可說是絕無僅有。

有一次我在喬治亞州的首府阿特蘭達市和一個著名的開明報館『阿特蘭達憲

報」的主筆瓊斯君談話。他和我談到在喬治亞州和在許多其他南方的州中，白人的大學絕對不許黑人就讀的事。我就問他，怎樣分辨一個和白人外貌相同的黑人呢？他說：甚至六代祖先中有一個黑人，也是可以分辨得出來的。這種本領倒使我非常驚異。我記得有一次自己訪問彼茨堡的一個著名的完全黑人辦的報館。當時發現一位編輯主任，他的外貌就和普通白人沒有兩樣，皮膚甚至比許多號稱白人的還要白皙一些，嘴唇薄薄的，頭髮也不打小圈。我和他談過幾句話後便不太客氣地問他，爲什麼這個以完全黑人辦的報紙而名於世的職員中，也會有白人呢？他笑了笑回答我：「你以爲我是白人麼？你錯了。我的樣子雖然可以過得去 (Pass)，但我的祖母是黑人。」有四分之一黑人血液的人，已經如此難於分辨，照瓊斯君所說的六世祖先有黑人血統（即六十四分之一的黑人血液）的人，真不知怎樣分得出了。

然而無論如何，美國今天是把他們分開來的。一般說來，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得在白人住區中買房、租房或開店。白人彼此買賣房產或租賃房屋，契約中往



往規定不得轉賣或轉租與黑人。

從華盛頓起，向西劃一條線。在這條線以南的所有地方，一切公共場所，交通工具、娛樂場所、學校、教堂、醫院等，或者是完全不許黑人進去，或者黑白人分別出入，分別座次，不得混淆。

當我去年九月間乘長途公共汽車從紐約到南方去，進入肯塔基洲的魯易維爾市，第一次在汽車站發現兩個休息室和四個廁所入口時，我真不知該怎樣好了。雖然事先有人告訴我，只要不是黑人，就可以走進白人的地方去，但我看到「專為白人」的牌子時，不免躊躇起來，我不是白人，怎麼好「僭妄」呢？那裏不是分明有「專為有顏色的人」的地方麼？但自尊心又不允許我忍受這種歧視。我正在兩個入口之間遲疑張望時，一個白人拍了我的肩頭一下，輕輕告訴我，可以到那「專為白人」的裏面去。我謝謝了他的好意，但好奇心和反抗心終於驅使我在這第一次經驗中走入了另一個門。

是解放了麼？

我在南方旅行了七個州，看了一些農村。我的確沒有經歷一個『黑奴籲天錄』中所描寫的地獄場面。但是同時，我也不能想像被『解放』了八十餘年的黑人何以還能忍受今天那樣的非人的生活。

黑人十分之七八仍住在南方，總數有九百萬到一千萬。他們約有三分之二務農，三分之一是工資勞動者。南方的農民一般都是美國最貧窮的人，黑人農民尤其不堪。

有一本關於黑人問題最有權威的著作，叫做『一個美國的難題』，一九四四年出版，統計南方農民，兩個白人中有一個自耕農，但是八個黑人中方有一個自耕農。其他黑人農民則為佃農和雇農，他們受剝削的程度和生活的窮苦，和中國的佃雇農沒有兩樣。他們大多數一年的平均收入不過二百元。只要比較一下，美國政府勞工統計局去年底公佈美國一個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費要三千八百五十

元，就可明白這二百元收入的農民過的是什麼日子！

很多佃農連耕具、種籽、肥料、住屋什麼都沒有，全由地主供給，全家大小日夜勞作，一切受命於地主，每年最多可以保留一半的收穫物。他們叫做『分穫者』(Share-croppers)。『分穫者』從來不敢違抗地主，因為一旦被地主趕走，就很難另找到地耕。他們除了不得被地主任意買賣外，命運是和農奴一樣的。

在廣大的南方黑人地區中，學校是很少的。十一個州在法律上規定白人學校不許黑人就讀。黑人的初等學校，則和中國鄉村中的『孔家店』一樣，一個教員在不通風、不見日光的小教室裏教着程度不同的一百多個學生。他管學校裏一切的職務，從校長到工役。我親自在南加洛林那州鄉下看見過這麼一間學校。

在黑人佔全州人口半數的密西失比州，全年教育經費（見去年黑人團體『致聯合國請願書』）化在每個白色小學生身上的是七一·六五元，每個黑色小學生則為一一·九六元，即六與一之比。

白人官吏對於黑人的知識與技能教育的態度，可以從去年發生在新伊伯利亞

鎮（魯伊西安那州）的一個事件中看出來。當地黑人要求政府官員請求教育部撥款，成立一個黑人的熔接訓練所。原來鎮上已得政府撥款成立了一個熔接訓練所，但只許白人入學。當地官吏拒絕了這個請求。不久黑人領袖們直接向華盛頓的教育部請准了一筆款，一個黑人的訓練所終於開辦了。十天以後，主持這件事的四個黑人分別被警察捉進汽車裏，開到鎮外沒人的地方，給毒打一陣。警察臨走時告訴他們，以後如果再在新伊伯利亞發現他們，非打死他們不可。這四個黑人中有一個醫生，是全鎮唯一的黑人醫生。自從他被驅逐出境後，這裏所有的黑人便沒有人為他們看病，因為白人醫生不收容他們。

在嚴重的醫藥條件缺乏之下，黑人因為生產、肺結核、痢疾、花柳和其他傳染病而死亡的比率，平均較白人高四五倍。

### 產業中的歧視

產業工人中的黑人很少達到技師水準的。絕大多數都是不熟練工人。而且同

爲不熟練工人，黑人的工資通常較白人少。譬如在維幾尼亞州，白色的木匠，每天可得六元二角四仙，黑人只得四元二角二仙；砌磚的工人相差百分之二十九。南方黑人的工資勞動者很多從事棉花工廠中的工作。過去他們每星期工資不過十四元九角五仙，白人則得二十九元二角四仙，相差一倍。

隆布金女士著的一本叫做『南方在前進中』一書，關於這個問題有一段話說：

『對於黑人的歧視，



人工色白和人工色黑

使他們陷於經濟上嚴重不利的地位。南方九百餘萬黑人絕大多數停留在農業工作中，而且是最窮苦的農業工作。在城市中，他們的工作機會是很有限的。在所有工資勞動中，黑人佔三分之一，然而只有百分之八的熟練工人和百分之十八的半熟練工人是黑人。他們主要做的是最下層的工作，如僕役和粗工。工廠和建築工業的非熟練工人中，他們佔了一半。百分之八十的僕役是他們。所有南方的木匠中，黑人只佔百分之十一，機匠只佔百分之五。南方最大的工業——紡織業中，管機器的工人只有百分之十一。五是黑人。」

你如果問到上層的白人，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他的回答必定是：黑人本來教育水準低，技術差。但是上述新伊伯利亞鎮的故事，是他不喜歡聽見的。

白人資本家和他們的包工頭對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回答是：爲了「保障白色工人」。這自然也是鬼話。事實是：把黑人壓抑在最低收入中，乃是制止白色工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一個有力武器，白色工人每提一次要求，資本家就向他們說：你們不想幹可以滾蛋、看那邊有多少黑人？他們拿你們的一半工資就肯來做

你們的工作。

在整個南方，職工會的組織本就不多，而這些職工會一向在工人貴族的美國勞動聯合會控制之下。勞聯也和資本家在一起支持這個差別待遇制度。資本家威魯說，如果白色工人不支持差別待遇制度，他們自己的工資就得降低到和黑人一樣，勞聯不但不反對它，甚至還排斥黑人加入工會。

比勞聯稍微進步一些的產業團體代表大會，是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開始在南方發展組織的。因為它不排斥黑人加入工會，鬥爭性比較勞聯大些，發展的成績很快也很大，但也犧牲了許多幹部，每天都有頭破血流的事件。

在差別待遇之下，一個新機器的發明和採用，一個經濟蕭條的來到，首先失業的是黑色工人。無論在任何地方，裁員減薪的第一批犧牲者必定是黑人。

### 政治及其他

黑人在美國政治、社會和司法上所受歧視，比較在經濟上更來得顯著，是盡

人皆知的事。佔全國十分之一的黑人，沒有一個國會議員，甚至沒有一個州議員。事實上他們是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不錯，美國憲法增訂條款明文規定了黑人的這些權利，即使南方十一州也沒有禁止他們選舉的立法。但是僅只三套武器就把他們關在民主的鐵門外面了。

第一套是所謂『白色初選』。初選是決定候選人的選舉。在大部份地區，黑人不得參加。黑人無法提出或投票給他們所要的候選人。他們還有什麼興趣參加選舉呢？

假定他們有興趣，人頭稅就是對付他們的第二套武器。人頭稅的數目並不大，每人每年只繳三兩元罷了，但南方大部分黑人貧苦農民就是這三兩元也難拿出來。而且繳稅的方式非常毒辣，一年中只限定幾天內繳齊，年年的繳稅日期臨時公布，以致遠在鄉間的農民大多不能按期履行。

假定一個黑人有選舉的興趣，又繳了人頭稅，那麼他就可以去投票了。這時，第三個武器正在等待着他。當他要走近票廂時，就會有一羣白色的流氓用石



頭木棒把他打轉去。

在北部都市中，這些現象沒有南方嚴重，可是黑人在北方大都是分散開來投票與否根本不影響大局。

說到暴力毆打黑人，那是有無窮盡的故事的。去年在一個小鎮中，有一個酗酒的白人在一個黑人家中尋釁，被一個黑色青年架回到白人區去。隨後他就帶了十幾個白人手持刀槍到黑人區中見人亂砍亂殺，死傷了二十多黑人。最後有兩人被警察捉住，法院審訊結果，一律無罪釋放。

喬治重亞有一個黑人監獄，看守人喝醉了酒，強迫二三十個犯人走進一個污濁的深水溝去。犯人們怕裏面有毒，不敢下去。正在趑趄不前時，看守人就用機關槍把他們掃射死一大半，只有一個犯人受傷逃開。到法院審問這個案子時，所有陪審官都是白人，他們相信了行兇的看守人的供詞，說當時開槍是因為全體犯人要越獄，他不得不自衛。那個受傷逃開的犯人是唯一的黑人見證人。他據實說出當時的情形，但沒有一個人聽信他。兇手終於無罪釋放。那個黑人見證人被喚

回到原監獄時，他懇求法官判他死刑，以免回去後受到看守人的殘酷報復。

截至去年九月爲止，黑人中的大戰退伍軍人有三十七人被『凌清』(lincing 卽白人聚衆迫害死黑人)，而沒有一個兇手判罪。

任何到華盛頓觀光的旅客，被引導參觀最高法院時，在那大理石的門口望到石樑上鐫着的幾個大字：『法律底下，公正平等』，不禁會肅然起敬的。但我得到了上面這一類的事實之後，看到這幾字，只覺得這是美國最大諷刺之一。

最懂得這個諷刺的自然黑人自己。所以據說當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海外軍人陸續回國，有一個黑色士兵抵達舊金山時說：『我們爭自由的戰鬥，這時纔算真正開始呢。』

黑人在一切不平等的條件之下，摸索着他們自己的出路。他們沒法離開南方，到那比較容易謀生的北方都市去。他們自己創辦一些學校。在阿特蘭達市，全部黑人的專科以上學校有六處。他們在美國農業、醫學、文藝、音樂、人類學中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天才學者，如卡維爾羅賓遜、費資傑洛得、羅柏遜等。又

如當代大學者都布阿博士(Dr. Du Bois)也是黑人，在今年二月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召開全國大會時，他擔任主席。羅柏遜以美國最優秀的歌唱家，放棄了歌唱的職業，全力參加第三黨的運動。

儘管在行人道上黑人必須讓路給白人。在公共汽車中要儘可能靠後面坐。但在這一切看來好像很習慣的動作中，我可以看到黑人內心中的自尊感。

有一個黑人魔術家叫柯魯的，在好萊塢被一個白色的女交際明星約去表演。她問柯魯要多少錢。他回答道：『五百元。』她覺得未免太貴，有些猶豫，可是終於答應了，向他說：『這價錢可真不小，好吧，你就來吧。但是不用我說，你會懂得不可在表演時與我的白色客人混在一起。』柯魯回答說：『哦，那樣麼，五十元也就夠了。因為我本來不願與他們混在一起的。』

在紐約，黑白人在公共汽車中可以不分座位。有一個白人太太上車，發現只有一個座位空着，旁邊是一個黑人。她就將身旁一把傘立在地板上，與那黑人的腿隔開來。到了站口她下來時，外面已落起雨來。她就提着傘下了車，張開傘

來，奔回家去。她回頭望一望，那個黑人竟緊跟在她的後面。她怕急了，趕忙快跑。那黑人也就跟在她的後面跑。一直跑到她自己的樓門口，她方敢轉過身來大罵那人一句：『你這個黑東西！緊跟在我的後面，打什麼主意？』

那個黑人很客氣地回答她道：

『對不起，你拿錯了傘，那是我的！』

這是去年九月份『黑人文摘』上刊載的兩個故事。我相信它們是眞事，並且很足以反映在黑白人之間的禮貌、氣度和自尊心。

黑人中間也有相當數量的富有者。他們往往在大都市中已可越過普通社交的藩籬，和白人混在一起，因此有相當勢力。但這般人普遍帶着布爾喬亞的心情，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種族問題看得很輕。美國有兩家純粹黑人辦的全國性報紙，它們的態度就是如此。在爲黑人平等待遇的鬥爭上，它們都採取極溫和的立場，甚至贊成黑白人隔離的制度。

目前全國性的黑人進步團體，要算『全國有色人民協進會』。它在一九四七

年有五十萬會員，一千四百十七個分會。它的活動是在法律限度內盡量爭取『公正平等』的待遇。

有人說美國的黑人問題，應該稱做『白人的問題』。這話只有一半真理。在我看來，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問題。美國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不改變，『黑人問題』永遠不會澈底解決的。如果把黑人與白人對立起來處理這個問題，那恐怕是正上了資本家學者的當，永遠搞不清楚的。

## 四 排猶運動

### 被分割的自由

去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擬訂『國際人權法』時，美國代表團提出一個草案，內中強調『人民不得因種族、宗教和膚色的不同而加以歧視』。

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任命一個人權調查委員會的聲明中也曾說過：『保持憲法所規定的人權平等，是必不可少的』。

紐約市還有一個單行法，特別規定黑人、猶太人及一切其他少數民族或宗教，不得在職業、教育、住居等一般行爲上遭受任何歧視。

凡在美國旅行一遍的人，看到這些皇皇大文，都不免會感到在這個社會裏，真是『好話說盡，壞事做完』。

前面說到黑人在美國的遭遇，那不過是一個長期歷史和廣大場面中的小小鏡頭而已。有人或者以爲白人與白人之間不會有這樣的歧視了吧。

事實上，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個社會裏有一部分人遭受迫害，其他的部份就不會免於類似的迫害。在美國，除了黑人外，最受排斥的另一部人就是猶太人。據有資格的人說，現在美國反猶太的氣氛，比希特勒上台時的德國還要強得多（新共和週刊一九四七、十一、三）。杜魯門在他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受人權調查委員會報告的聲明中也承認說：『我們剛剛打完仗，種族和宗教的偏狹便開始作祟，而且威脅着我們在戰爭中所要爭取的東西了。』

排猶運動在美國本來是有長久的歷史的。十九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當歐洲各國普遍排猶時，美國也不是例外。不過那時美國還需要大批的勞工，成千成萬的猶太人就移民到美國。截至去年，美國的猶太人有四百餘萬。據大英百科全書的統計，戰前全世界猶太人有一千五百餘萬。在歐洲的九百餘萬中，遭受納粹屠殺的約四百萬。所以目前全世界的猶太人大約不過一千一百萬，其中三分之一

以上在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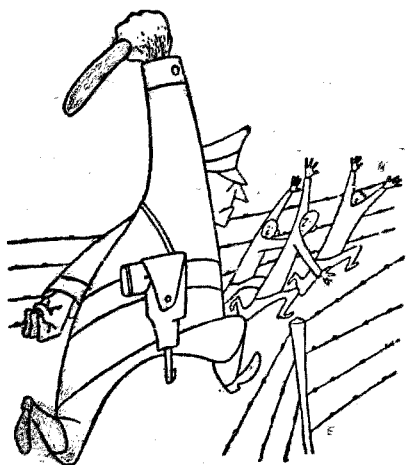
幾乎和黑人一樣，猶太人在職業、教育和住居權利上，一般地受着嚴重的排斥。描寫他們的一本最新著作，並演成了電影的，就是賀布遜女士的『君子之約』。男女主角都是所謂『真太爾』(Gentile 即非猶太人)。男主角爲了給一個著名雜誌寫『我做了六個星期的猶太人』這麼一篇長篇連載，真地冒充了猶太人，於是一切想像不到的麻煩接踵而來。他寫了無數求職的信，沒有回答；自己的公寓不准他貼出假冒的猶太姓名；醫生拒絕爲他的母親看病；旅館不給他房間；他的兒子在街上被別的孩子叫着各種侮辱的諱號，打回家來。最後連他的愛人因爲他做得太像猶太人了，苦惱地拋棄了他。

『君子之約』這個片子製成後，許多小城市拒絕放演。在有二百多萬猶太人居住的紐約，只有一家放映。當去年國會『非美調查委員會』提訊好萊塢十一名作家時，竟宣布它是一個共產黨的宣傳片。但是我沒有看見一篇評論，也沒有聽到一個美國人說，這個故事有什麼誇張的地方。



美國排猶的傳統，到了三十年代以後，完全符合了現代法西斯反猶的型類。

許多排猶團體是通過美僑團體直接受希特勒政府津貼的。紐倫堡審判中，納粹戰犯會供認在海外化去五萬萬美金作各種宣傳工作，其中一大部分就是用在美國的。自歐戰爆發到美國參戰，美國所有排猶運動都是和各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孤



希特勒的衣鉢在美國大光起來了

立主義的和全體主義的宣傳密切配合着的。戰爭結束，希特勒雖然倒了下去，他的衣鉢卻在美國承襲起來，並且一天天光大了。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有人把八個大城市徵用職工的廣告加以分析，其中註明『限用基督教徒』或其他類似的排猶的條件的，比戰爭結束時多了三倍。大城市只有紐約是例

外，因為紐約州的法律禁止這一類的廣告。凡是不禁止限制猶太人的州中，猶太人被拒絕做工的，至少增加了兩倍。在這些州中，百分之九十的職業介紹所都需要求職的人填明信仰什麼宗教。

同一時期內在芝加哥調查的結果，拒絕猶太人從事的職業，在行政部分中有百分之六，商業部分有百分之五十。書記打字的位置拒絕者男子佔百分之四十，女子佔百分之二十五。

紐約只在表面上是例外，骨子裏則有過而無不及。

一九四七年年底，在紐約市內，像下面這樣電話中的對談，兩天之內發生了一百〇七次：

「喂，你是××職業介紹所嗎？」

「是的，先生。」

「我想請一個書記，你能介紹個把來談談麼？」

「當然可以。」

『你要知道，我只要白色的非猶太人。』

『那是不成問題的。』

這些電話是美國猶太協會爲了測驗紐約法律効力故意打去的。該會打了這樣的電話一百二十一次，只有十四次回答是：『對不住，我們不能接受你這種限制。』

在學校裏面，排猶的不成文法幾乎是普遍全國的，只有『紐約大學』真正是個例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新共和』週刊中指出，至少有十五個大學（包括耶魯、李海、伊里諾伊斯等）顯著排斥猶太人入學。大部分中等以上的學校都在報名單上備有『宗教』一欄，要新生填明是否爲『猶太』。有十七個大學的醫學院顯明抵制猶太學生。

一個猶太人離開紐約要訂旅館房間而不假冒一個『真太爾』的名字，是常常會碰釘子的。上述的美國猶太協會去年曾用兩個不同的姓名，一個是猶太人的，一個是『真太爾』的，發給二十個旅館請訂房間的信。結果，『真太爾』得到的

回信有十八封都是肯定的，猶太人只有一個旅館答應有房間。

我認識一個猶太朋友，手中搜集了一百七十家旅館的廣告傳單和小冊子，上面都註明只招待『基督教徒』或『真太爾』。

前面曾說到白人買房或租房大都在契約上註明不得轉讓給黑人，其實在許多城市，這類契約中還規定不得轉讓給猶太人。有很多地方根本不許猶太人混住在『真太爾』一起。例如紐約州的布朗克斯威里市，絕大部分都不許猶太人居住。康奈梯克特州一個較老的城市里齊非爾法也採同樣的政策。在並不以隔離著名的波士頓，曾發生過聚眾毆打混入『真太爾』區中居住的猶太人事件。

### 法西斯通病

有許多右派團體的領袖專以排猶運動起家。例如『十字與國旗』雜誌（一九四二年創刊，號稱一萬二千份銷路）的主持人吉羅德·史密士，著名專欄評論家阿普頓·克羅斯，天主教神甫柯福林之類。這些法西斯領袖都和納粹一模一樣，

用排猶的外衣進行法西斯的宣傳組織工作。他們對中上層資產階級說：猶太人都是共產黨。他們又對下層人民說：猶太人都是剝削你們的銀行家。去年，當巴力斯坦建立猶太國聲浪頂高時，他們更配合全國反動浪潮說：你們看，我們早已說過猶太人是侵略美國利益的外國陰謀份子，他們現在正把在這裏榨取的財富搬到他們自己的老窩裏去了。

說『猶太人都是共產黨』，是右派一箭雙鵰的毒計。事實上，紐約有兩百萬猶太人，但紐約的共產黨員（不到三萬）中很少是猶太人。一九三九年美共書記長（那時還是白勞德）在國會作證說，美共黨員中只有百分之二·五是猶太人。在歐洲，情形大抵相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聯共黨員只有百分之二·六是猶太人。一九三二年在當希特勒上台前，德共黨員登記的有五、九八〇、二四〇，而當時全德國的猶太人不過五十五萬，其中大多數並非共產主義者。

猶太人掌握了美國金融經濟的說法，本是納粹宣傳的老調，美國法西斯領袖這種叫囂同樣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只要看看美國今天獨佔資本的最大世家如摩

根、梅隆、杜邦、卡內基等，沒有一個是猶太人。華爾街是美國最排猶的地方。根室的『美國内幕』中指出，華爾街所有的大銀行和律師事務所都不許猶太人參加。這些就足以證明這種謊言的無稽。

但是惡毒的宣傳每天重複不輟，必然有它的效力。一九四七年十月份的『幸福』月刊發表『輿情測驗』結果，二千萬美國人民都有排猶的傾向，百分之三十六受測驗的人認為猶太人的確有了『太多的經濟大權』。這個百分比在西部各州增大到百分之四十六。百分之二十一認為猶太人『有了太多的政治大權』！

不錯，美國人民是意外地輕信的，但輕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與真理的教育。

法西斯陰謀種籽最容易生根發育的沃土是一羣無知和偏見的人民。這個條件在美國恐怕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來得成熟。今天美國的經濟恐慌還沒有爆發，一旦爆發了，或嚴重的蕭條開始了，右派反動勢力在獨佔資本的指揮資助之下，便會完全展開與納粹德國同樣的暴力排猶和排斥一切少數民族及其宗教的瘋狂運動。黑人、猶太人、斯拉夫人、希臘人、墨西哥人、中國人，都不免要依次受到

大迫害。『純亞利安人的優越性』早已是這些運動的理論基礎了。

兩千年來失掉了祖國的猶太人，已把他們最好的才智和勤勞貢獻於現代的文明和美國的繁榮。他們在美國有第一流的科學家、音樂家、文學家。美國反動政客偶然示好於他們的復國運動，那不過看到他們的選票份上而已。他們痛苦於這樣的待遇，恐怖於未來的暴風雨，只有拚着頭顱重建自己的祖國。

一個從德國逃到美國的參加原子彈研究的猶太科學家曾對他的朋友說：『我們來此潛心發明原子彈是爲的撲滅我們的敵人。倘若誰用它來毀滅人類，那我們自會跑到別的適當的地方去，把它消滅的。』

不過，即使巴力斯坦的以色列國能夠建立起來，美國的猶太問題依然存在。因爲第一，以色列那塊彈丸之地不可能容納所有的猶太人；第二，有大多數在美國安家立業的猶太人不願或不能回去。他們中間很有錢有勢的人已背叛了自己民族和宗教的權益，但求自己地位的鞏固，並不想做什麼鬥爭。這樣，大多數在美國的猶太人仍必須就地奮鬥，爭取平等自由。這個問題也和黑人問題相類

似，決不能孤立地獲得合理解決。它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一個美國猶太協會的領袖裴蒂果爾斯基博士說得好：

『沒有全部就業，就不會有公正的就業。若不能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公正的教育也不會有。若沒有充分的房屋，住居的歧視也不會消滅……因此，爭取全部就業、全部教育、充分的房屋和公衆福利的鬥爭，乃是消滅一切排猶行爲的基本任務。』



## 五 女人們

如果『賢妻良母』的主要條件是使丈夫愉快又能圓滿地駕馭丈夫，謹慎而精明地操持家務，慈祥地養育自己的兒女，那麼，大部分美國婦女應該屬於『賢妻良母』型。

從好萊塢出品中認識了美國女性的特點的人，一定會懷疑這個說法的，但這是一事實。而且因為她們都多少受過教育，美國婦女中的賢妻良母，比中國幾千年來受着頌揚的賢妻良母更要『賢良』也說不定。

但是這個事實決不是說美國的女人們一般地不好輕佻，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不喜歡社會活動，不搞政治。恰恰相反，美國女人一般地是並不那樣『安分守己』的。

這兩種不同的型，並不是絕對的，互相排斥的。甚至一個女人很可能同時具

備這兩種型的特點。但這都只能說明一件事，就是：美國婦女並沒有得到解放。

我的鄰居詹森太太，從前是一個運輸公司的電話接線員，二十二歲時同一個倉庫的管理員結婚，生了一子一女，大的十一歲，小的七歲。她已經很久未做工作，因為她們那兩間半房的公寓，請不起傭工，處處要自己下手。現在大的男孩已經可以幫她洗碗了。她每天六點多鐘起床，要替丈夫和兩個孩子做早餐，準備為他們出門的衣服。他們走後，收拾碗盞，打掃床鋪地板，已是十點多鐘。她還有時間翻閱一下『紐約鏡報』，除了『蘇聯又在捷克發動新陰謀』的大標題外，最引她注意的是大減價的廣告。然後自己提着一個筐子去買菜。在雜貨店的門口，她和其他的主婦們縐着眉頭看看新改訂的牛油、雞蛋和牛肉的價錢，在兩三個熟悉的顧客當中交換一些牢騷。

中午，詹森先生很少回家，只有她和孩子們吃中飯。下午的時間大部分消磨在洗和燙全家大小的襯衫裙褂上。以前床單和桌布是拿出去洗的，近來廚房開支增大了，這些也由她自己動手了。詹森先生很規矩，大約六時左右必可完工，帶

一份晚報回來。她在這時已經穿上一身潔淨的衣服，把臉多少打扮了一下。丈夫爲了一件醞釀中的工資爭議和區選舉的事，情緒很壞，於是預定好的飯前散步只好取消。她於是再穿起圍裙，準備孩子們在馬路上玩球回來時一同晚餐。

我後來發現詹森太太是美國家庭婦女的一個代表人物。她有時爲這單調的生活而慫恿，但她是一個禁酒派，她對於有時來看看她的兩個舊日女同事，因爲她們時常到酒吧間喝得醺醺大醉而非常不滿。

這兩位女同事也並不是美國女子社會的例外。據『一九四八美國年鑑』刊載聯邦調查局的統計，去年美國女子因刑事被捕的人以『酗酒』爲最多，佔百分之一八·七，其次則爲盜竊犯。

衝破家庭樊籠的動機和物質享受的誘惑，驅使着無數萬婦女走向墮落和犯罪的深淵。在美國，女人被商品化的程度，恐怕爲任何國所不及。無論賣什麼東西的廣告畫，必定要有個女人在裏面。表彰大腿的時代似乎過去了，現在是誇張胸部的起伏線。賣肥皂的廣告如此；賣球承軸的廣告也如此。電影、新聞、雜誌、

女被商品化



小說中最暢銷的，自然也還是最色情的。

買賣女人色相的最大市場在紐約百老匯東西兩側，從第四十街到第五十街。這裏有無數的事務所担任全美國半數以上娛樂場所的經理人，爲它們收購女人，向各地輸送。美國最大富翁之一彼利·羅斯，就是以此起家，而現在還經營着這一行業的。

從表面上看，美國男子是特別尊重女人的。『太太和商店顧客永遠是對的。』演講的人總是：『小姐太太和先生們』。誰都要讓路和好位子給女人；她們在前面走。上下汽車必是男子開關車門。有男子在，她們是不自己穿脫大衣的。但是這些表面的尊崇並不能掩蓋美國婦女在家庭受奴役，在市場上被販賣，以及在一般政治經濟活動中受歧視和壓迫的事實。

有一位英國的『文化人類學者』戈瑞爾，寫了一本『美國人——性格的研究』的書，故意強調美國女子的重要性，甚至說美國個人的性格以及社會的勢力，女子起着決定的作用。他並且說：『所有美國男性的優點，如禮貌、溫雅、

潔淨，都可以看做是對女性要求的讓步。」如果這位學者的話是對的，那麼美國今天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缺乏禮貌和溫雅，也許是因為碰到『人與人』間的場合，不同於『男人與女人』間的場合之故吧。同時，像今年八月間美國空軍集體強姦漢口中國婦女的獸行，也就證明這般人根本未把中國人當人待。

美國婦女一般地束縛在家務上和充當男性享樂的對象，是政治經濟不平等的結果。

這個最老的民主國家，直到一九二〇年為止，婦女在憲法上並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一九二〇年通過了憲法第十九條補充條款後，直到現在，美國還沒有一個女參議員；而四百三十五個衆議員中本屆也只有七個女子。只有一個婦女擔任過州長。這就是爲什麼關於『同工同酬』的立法遲遲不能在國會通過的原因之一。

職業婦女在全部有職業收入的人口中，在戰前從未到達過四分之一。這也大約就是職業婦女在成年女工總數中的比率。而且這還是二十年代以後的事。在以

前，這個比率還不到百分之二十。

第二次大戰中，在羅斯福的全民動員政策之下，婦女的工作機會大為增加，一則因為戰時生產擴充，二則因為大量男子加入軍隊。在一九四五年的最高峯，職業婦女共有一千九百六十一萬多人，佔全國職業人口百分之三六·一，幾乎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一倍。在主要的戰爭工業中（五金、化學、橡皮），女工人數較戰前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六〇。在飛機工業中，一九四四年女工達五十萬人，佔飛機工業中全體工人百分之四〇，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只佔百分之五。

就在婦女勞動軍佔了這麼龐大的百分比時，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也只有五個州採納，並且只限定在重要工業中實行。除工資外，女工在年資、升級和生理上受到各種的歧視。

儘管婦女在戰爭期間的工作效率證明並不低於男工，但在戰後復員過程中，首先被裁減是她們。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統計，一九四七年職業婦女為一千七百三十萬，較上述一九四五年的高峯減少二百三十餘萬。在全部職業人口中從百分

之三六·一，減到百分之二八·八。原來五個家庭中有一家是以婦女爲主收入的，降到每七家中有這麼一家。

不過，歷史是一個沒有教師的學校。一經參加過重要生產工作，並且擔負了家庭經濟的重担的婦女，她就意識到她的社會的重要性。她已懂得了正義與不正義的一些來源。這樣就促使廣大的婦女羣衆參加了戰後的政治運動。客觀的生活壓迫，日漸高漲的物價，經濟恐慌的暗影，和戰爭重行威脅着她們的丈夫和兒子的生命——這一切現實更鼓舞她們的民主改革與和平的要求。

在我參加過的幾次美國進步公民協會（支持華萊士運動的最主要團體）的地方會議中，我發現到會的一半以上是婦女。我得到的報告是該會全國會員中百分之五十六爲婦女，當我今春離開紐約時，我的鄰居詹森太太也加入了該會。我問她爲什麼會有這個決定時，她說：

「爲什麼不會呢？廚房預算天天增加，逼得我想：是什麼怪物讓我們過的這樣不舒服，這樣不安心。再沒有一個爲人民打算的政府，簡直誰都活不下了！」



## 六 下一代

小家庭制度，個人主義的經濟，比較普及的教育，科學工具的便利——這些因素使一般美國夫妻少生許多兒女。他們不得不如此，也可以如此。美國曾經有過生了十個兒女的大總統（威廉·哈里遜），羅斯福也有五個孩子，但一般過得去的家庭很少有三個小孩的。至於像中國的楊森和王曉籟兒女多得有時連自己也



認不出來的父親，當然是絕對沒有的。

代 一 下  
在美國，你會發現人越小越受重視，越老越淒涼。小孩是一個家庭的中心。最好的東西，最大的注意，至少和大人一樣多的金錢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尊重自己兒女的意志，比尊重一個朋友的意志還要

緊。如果可能，初生下來的孩子就單獨有一間屋子。美國的嬰兒是靠鐘錶養大的。飲食、睡眠和大小便，都是用鐘錶規定的，所以夜間給他單獨睡一個房間並不困難。美國的託兒所恐怕還沒有戰時的中國那麼多，偶然有一所，把一個嬰兒送去，比供給一個兒子上大學耗費還要多。爲了使自己的兒女得到的愛護至少不比鄰居的孩子少，大家自然就對生育特別慎重起來。

這種現象和美國老年人的境遇對照一下是很有趣的。一般老年人「膝前」沒有兒孫，大都自己住在一間公寓裏。兒女的家庭散在各地，一年間未必看見一次。如果配偶未死，還算有伴侶，否則唯一的伴侶多半是一條哈巴狗。紐約有二百萬條狗，一大半是調劑這些老人的寂寞生活的。他們用最甜蜜的語言向自己的哈巴狗講話，長時間帶牠們在街邊散步。

在理論上，美國是實行強迫教育的。但每一州有自己的立法，就學的期限從八十天到一學年爲止。這一點，就造成美國許多兒童所受教育比較我們想像的少得多。小學教育是採取所謂個性中心的原則的，放學後很少留給兒童什麼業課回

家做的。孩子們受到的影響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連環圖畫，一是電影。連環圖畫這個東西，真是美國人的寵物。每一個小孩子都視之如命，固然大人們也同樣喜歡看它。連環畫以外的兒童讀物當然很多，像『鵝媽媽』之類的插畫書，數不勝數。我曾經參觀過一次全國兒童讀物展覽會，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可是我沒有發現一本是教導兒童分辨善惡是非的。他們太忽視了兒童正義感的教育。

我的觀感是美國孩子們最容易學會的有兩樁事：怎樣做賊，和怎樣做愛。帶闊邊帽、騎馬、腰藏毛瑟槍的西方牧牛童，是美國孩子們傳統的英雄典型。近年來空軍和海軍將士雖然也佔據了他們的小心，但仍不如那些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強盜，刺激他們的想像力那麼強烈。玩具手槍每人至少有一兩把，許多做得和真的一樣。

美國孩子『做愛』來得很早，很像。父母是鼓勵他們這樣的。一個兒童教育的權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奧斯本夫婦，每逢星期六晚上看見他們十五歲的女兒沒有男友打電話來約出去，總有些縐眉頭。十三四歲的孩子便很重視男女間的約

會(dating)。我不懂得教育，無法下判斷。不過過去一年前發生過許多新聞，使我覺得很驚奇。

紐約附近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突然失蹤。她的父親打聽到一個她的好友的住處，駕車去找，最後在一個森林裏把她和她的一個同歲的男友找到，放在車後座駕駛回家。在半路上，這女孩子用一隻手槍把她的父親從後腦打穿。警察捉到她時，她說：『因為他妨礙我們的 dating。』

一個十歲的男孩子，拿着他父親的獵槍在空地上玩耍，看見一個和他很好的小姑娘同幾個其他的男孩在玩，他就將他們和那女孩一道射殺。他向捉住他的警察說：『我想看看活人到底怎樣死在槍下。』

倘若十來歲的孩子有了這樣的習慣，他們長大後在上海一拳打死臧大二子，在北平強姦個把女學生，在青島射死王鳳喜，那還有什麼稀奇呢？

和應酬式的強迫教育成一個對照的，是童工並不非法。美國國會只在一九一六年會通過一次取締各州間運輸業使用童工，但在一九一八年便被宣布『違憲』

了。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十四歲到十七歲的男女兒童有五百萬參加各種勞工隊伍，其中一半是全日勞動，一半是半工半讀。美國『輿論』對這種現象採取容忍態度。因為作為『輿論』工具的報紙，一貫反對取締童工的立法，這種立法會使它們無法廉價榨取成千成萬的販報童。在羅斯福時代，『勞動關係法』（現已取消）限制十六歲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被雇用，但由於全國報業公會的壓力，最高法院解釋報販不算做工人，只應當做為『雇員』，因而是合法的。

至於在農業中，十四歲和十五歲的兒童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參加勞動的，毫無任何限制。他們大都在南方。

這些勞工兒童的境遇，自然和前面開頭所說的孩子們完全不同。同時下層貧苦家庭也就是孩子們最多的家庭，即使是廉價的節育工具也是他們力所不及。但是做賊與做愛的教育影響則不分貧富，『一視同仁。』

## 七 勞工

工資·利潤·物價

美國勞工階級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之下，所經過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那個時代在第二次大戰最後兩年中達到最高峯。它隨着羅斯福的逝世，迅速轉入下坡路。目前美國的工人正對着貧困、失業和迫害的嚴重威脅。

今年一月中旬美國國會開幕時，杜魯門發表了一篇經濟形勢的報告。他說：美國有五分之一家庭全年收入在繳稅前不足八百三十五元；另五分之一家庭所得不足二千元。

在同時，美國政府的勞工統計局發表，去年年底一個四口之家要『過得去』，每年需三千八百元。

這些數字都是聰明的官方經濟專家預備出來的，然而就照這樣看，美國生活在水平線下的人民已有半數左右。這些人主要是各種各式的勞動者。

杜魯門在上述同一報告中，指出去年一年間美國有公司組織的產業的盈利，除繳稅外淨得一百七十億元，比一九四六年增多四十五億元。這樣龐大的公司利潤，就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軍事工業最繁榮時都不曾有過。大戰中間五年平均每年公司的利潤不過九十億元。

一方面是少數大資本家獲致了空前的利潤，另一方面是廣大勞動人民過着水平線下的生活。這就是美國今天最基本的對照。

大戰停止以後，在表面上，美國工資勞動者的人數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戰時就業人口的高峯是一九四三年的五千二百六十萬。一九四六年增到五千五百三十萬；一九四七年增到五千七百萬。其中農業勞動者約佔百分之十四。這個原因主要是政府保持強大的購買力，一面購取各種產品進行對外援助政策，一面維持國內的局部動員基礎。此外，一千多萬軍人復員之後，依照戰時『大兵權利法

案』，有返回到原來生產崗位的優先權，也不無關係。

但是，這並不是全美國繁榮的徵象，而只是資本家的繁榮。

仔細調查一下實際就業的情形，就可知道官方所發表的『在業者』總數中間，一半以上是在半失業狀態。本年初有一、六六八、〇〇〇人每星期只工作一小時到十四小時；有七百萬入每星期只有十五小時至三十四小時的工作可做。

根據勞工統計局局長克雷格的報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美國失業人口『祇有』一百七十萬。但他在同時聲稱，這些失業者大部分是年富力強的人，而目前工業中卻僱用着大批的老年工人和十多歲的童工。老年工人和童工可以接受較低的工資，可以隨時遣散，並且不大煽動工潮。

在戰爭期間，工人缺乏，許多人都因超過規定的工作時間而獲得更多的工資。戰後每一種工業幾乎都用不着『過時』工作，工人收入自然減少。加上生產縮減和生產技術的提高，如上所述，許多人陷於局部失業，收入也成比例的減少了。在表面上，工人的工資比一九三九年增多了百分之五六十。這只是說按每星



期四十八小時的工資而言，一星期內沒有這麼多時間的工作可做，自然就得不到這樣多的收入。

即使工人的貨幣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他的實際收入——購買力，卻因物價漲得更高而減少了很多。在一九四七年年底，工人生活指數比一九三九年增多一倍以上。換句話說，工人的購買力至少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六月，物價又漲了百分之十五，因此工人的實際工資愈發降低下去了。每當工人因鬥爭而增加了一仙錢工資，資本家便把生產品售價提高一仙半甚至兩仙，『羊毛出在羊身上』，結果還是作爲廣大消費者羣的工人吃了虧。

戰時嚴厲執行的限價政策，對工人生活是一個有效的保障。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國會通過廢止限價，結果反動派在所謂『企業自由』的口號之下，取得了『自由』提高物價的權力。限價取消後一年之內，美國一個家庭的開支平均增加了五百元。（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紐約下午報）

## 資本家的攻勢

戰後美國資本家對勞工階級的進攻，以取消限價爲第一步。倘若美國工人組織有進步和堅決的領導，以他們人數之多，必可實行有效的反擊，至少不會使共和黨在一九四六年的大選中獲勝。但事實上美國將近五千萬非農業工人中，有組織的不過一千五百多萬，而且兩個最大的總工會（美國勞動聯合會和產業團體代表大會）的領導權操在反動的工人貴族手裏。關於它們的情形，下面再談。現在先讓我敘述一下戰後美國資本家對工人最嚴重的一次進攻。那就是去年六月間國會通過的『塔虎脫——哈特利勞工法』。

這個法律幾乎將美國工人數十年來所力爭而在羅斯福『新政』時代方艱苦獲得的利益，全部勾銷。它的主要特點如次：

一、取消『非工會會員不得雇用』的制度 (closed-shop)——在這個制度之下，凡由工會與廠方簽訂合同的工廠，無論雇用或開除任何工人，必須取得工會

的同意。換言之，一個這樣的工廠，不是工會會員不能做工。它保障了工會的權威地位，並且足以抵制廠方利用工賊破壞罷工，或任意開除工人。

二、取締『入廠後加入工會』的制度 (union-shop) —— 這個制度與前者略有不同。不是工會會員也可以雇用到工廠裏來，但入廠後則須入會。新的法律大大限制了它。原則上雖承認它的存在，但只能在全廠工人投票結果大多數贊成之下方為合法，而且投票時須由政府派員監視。

三、凡『與全國衛生和安全有關』的企業中罷工，政府得下令停止其罷工，期限為八十天。

四、取締同盟罷工和『盃葛』廠方出品的手段。

五、廠方隨時得向政府控訴一個工會，指責它不足以代表全廠大多數工人，如此則須由政府派員舉行工人投票，倘得不到大多數的支持，該工會即宣布為非法。

六、所有工會不得用會費從事政治活動。這一條限制了工會報紙發表言論擁

護或贊成任何政治候選人的行爲。

七、任何工會的全體理事必須宣誓自己不是並且不從屬於共產黨，方能有資格請勞工關係局調處紛爭，若有一人不宣布，整個工會就沒有這種合法地位。

這個法律通過時，美國資本案不消說都歡喜若狂。他們終於把工人多年來鬥爭的果實，又從工人手中奪回去了。杜魯門雖然否決了它，可是他絲毫不去力爭，國會推翻了它的否決。

兩大工會也在形式上加以抗議。他們不得不如此。工人羣衆的憤恨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我記得去年自己參加兩大工會先後在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行的羣衆抗議大會，每次場內外到會的工人都不下十萬人。場外的羣衆，在馬隊警察彈壓之下激動地聽取擴音機播出來的演說。

工會領袖們很懂得怎樣控制羣衆的情緒，以便利他們妥協出賣的陰謀。他們在表面的抗議掩護下，一開始便決定接受這個奴役的法律。他們所公布的策略是「逐步打擊」它，也就是在他的枷鎖中爭取自由，事實上等於完全投降。

當這法律付諸實施之後，各工會領袖應依法宣誓並非共產黨時，勞聯全體就無條件履行了。產大全部理事也要照樣宣誓。滑稽的是，一向被認為最反動、最落後的煤礦工會主席路易士，倒是唯一堅決反對宣誓的人。因此之故，產大是一直到路易士不耐煩莫雷等人的屈服立場而脫離之後，方「一致」簽名宣誓的。

### 勞工貴族

這兩大總工會一年來的紀錄不是「逐步打擊」塔虎特——哈特利勞工法，而是「逐步」投降到最反動的陣營。它們目前正為着三件事奔忙：一、號召工人支持馬歇爾計劃；二、攻擊華萊士；三、派員到歐洲四處進行破壞工人的團結。

勞聯的會員有七、五七七、〇〇〇人。產大在煤礦工會脫離前有會員六、五〇〇、〇〇〇人。煤礦工會會員經常保持六十萬，他們現在又回到獨立工會的地位。其他不屬於這兩大總工會的獨立工會還有鐵路兄弟會，會員有一、四〇〇、〇〇〇人；機工聯合會，會員六二五、〇〇〇人；美國工頭聯合會；美國交通工

會等。

在業工人當中，還有一千零八萬所謂『白領工人』，即公司商店等企業中的雇員，他們近年來也紛紛組織工會，而且許多這類工會的性質比兩大既成工會還要進步。

產業團體代表大會是一九三六年從勞聯脫離出來而組成的。當時勞聯中間一部分比較進步的領袖主張依照產業的區別組織大規模生產企業中的工人，未獲准可，故單獨組成產大。後來這些領袖經過分化，保守的如婦女服裝工會領袖著名托派杜賓斯基和煤礦工會的路易士又回到勞聯，進步些的如莫雷、希爾曼等，則領導起產大。一九四三年產大看到反動勢力從政治上一步步向勞工進攻，組成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由希爾曼主持。翌年羅斯福第四次當選連任總統，該會勢力甚大。希氏已於一九四六年逝世，產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也就一步步倒退。去年年底華萊士競選運動開始後，該會跟着一切反動派起來反對第三黨運動。

本來產大在若干方面是要比勞聯來得進步的。例如關於種族和宗教的歧視問

題，勞聯一向採取消極態度，每次大會決議最多表示不可有所歧視，從未積極對任何實行歧視黑人與猶太人的分會加以紀律性的制裁。在南方，大多數勞聯的分會都使黑人單獨組織分會，不和白人混在一起。產大則不然。又如一九四五年世界職工大會開會，英國總工會邀請這兩大組織參加，勞聯以蘇聯工會『沒有自由』為理由拒絕參加，產大則毅然參加。在國內的政治問題上，勞聯主席格林一向採取搖擺不定的機會主義立場。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大選前，他雖然支持羅斯福，但同時也支持了若干著名反動的議員如奈氏、達維斯、費施等，結果這些人在大選中都被人民所擊敗。產大到不久以前為止，則比較明確，每次都支持兩黨中的進步候選人。

在羅斯福的勞工政策之下，工人組織不但在經濟上獲得很大利益，在聯邦和地方政治上也逐漸取得發言權。在一九四四年產大年會上，莫雷的報告指出該會有二百三十二個城鎮產業工會理事會和三十六個州產業工會理事會。它們在地方政府和地方服務機關的工作中為重要角色。在聯邦政府的戰爭動員機關中，工人

領袖也擔任了不少首長職務。至於在大工廠中勞資協議會的成立更是普遍現象。當戰後反動的逆流向工人階級襲擊時，兩大工會不但未能利用戰爭期間所獲得的權力迎頭反擊，而且這些工人貴族反而出賣了他們賴以維持自己現在地位的工人羣衆。

談到美國工人貴族，實在令人咋舌。勞聯主席格林年薪爲十萬美金。產大的莫雷據說年薪十二萬。煤工的『上帝』路易士所得薪金比他倆都多，他的女兒是煤礦工會的司庫，全家大小支配着『煤礦工人帝國』，是一個十足家長制度。這些領袖都由工會會員費來供應他們的華麗住宅、汽車，和各式各樣的顧問、祕書和律師。我在一九四七年秋天訪問華盛頓的產大本部時，發現莫雷先生辦公室的波斯地毯至少有三吋厚。我在喬治亞州的阿特蘭達城會見他的助手畢特納先生，在他的裝有冷氣設備的辦公室裏，發現他的十四開金製領針和袖扣閃閃有光。據說這一切優厚的待遇和鋪陳，在美國工人心目中都覺得是應該的。『只要這些大亨替我們每小時爭多一角工資，就值得了。而且他們成天價和資本家打交道，也



非豪華不可。』但他們多數都還未意識到，當他們每星期工資袋中多放進一角錢時，他交給他的妻子到雜貨店去，已買不到比上星期更多的東西了，因為他們的領袖同意公司在成品上提高了價錢。

『塔虎特——哈特利勞工法』通過之後，產大會兩度向勞聯提議，在政治上成立統一戰線，以便於一九四八年大選時擊敗去年投票贊成該法的議員。兩次都遭受勞聯主席格林的拒絕。格林的答覆是兩大總工會應首先求得組織上的統一，再磋商政治的共同綱領。產大認為格林完全沒有誠意，因為組織統一起來事實上等於將產大重新合併到勞聯裏去，這是大多數產大分會所反對的。產大因此主張在政治綱領上先謀合作，逐步覓取組織的合併。這個交涉一直擱置下來。

一般說來，勞聯的組成工會是比較分散的，產大的工會則比較集中在大規模生產工業中。如擁有一百二十萬會員的『汽車、飛機與農具工會』，一百萬人的『鋼鐵工會』，五十五萬人的『電氣、無線電與機器工會』都隸屬產大，而勞聯的最大工會只有六十萬人的『木匠工會』，其餘大多不到五萬會員。但產大在南

方各州中一向沒有勢力，直到去年初纔開始在那裏發動組織工作。在去年一年中，它在肯他基、維幾尼亞、南加羅林那、北加羅林那、田納西、喬治亞、阿拉巴馬、路易西安納、台克薩斯、佛羅里達、密西失比十一州中，已發展到五十萬會員，與勞聯十數年的工作成績可以媲美。但這些州中產業工人還有四百萬左右沒有組織。

當產大派的人深入到南方發展組織時，資本家反動勢力用盡一切方法打擊他們。幾乎每天都發生頭破血流的事件。我親眼看到一個被警察打斷了手臂的工人組織者，那是發生在他向一羣下工的紗廠工人散發傳單時的事情。

在紐約我有一次和一個產大分會的會員談話，體驗到他們對工會的觀感。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即使壞的工會也比沒有工會好。』從這種情形中也可以反證資本家的態度，就是最好沒有工會，即使是壞的工會。但這並不是說資本家不組織黃色工會。事實上，美國有很多的黃色的『廠方工會』，由資本家們津貼養一批工賊組織聽命於他們的工會。但這只是當他們的工人，已有自己的組織

或準備着自己的組織時，方拿出來的一個武器。倘如可能，他們是連傀儡式的工會也不要的。

#### 工人階級的新陣容

除了資本家用一切方法打擊工人組織，除了他們的狗腿子議員通過了一個桎梏工人的法律，今天還有以勞聯和產大為主體的工會領袖，背叛着全體工人的利益，對內在攻擊華萊士第三黨運動，對外在支持馬歇爾計劃，事實上成爲反共反蘇的別動隊。

兩大工會的首腦部早已決議，凡是支持華萊士的分會，均予以紀律上的處分，甚至開除。工會報紙不許討論政治，但攻擊第三黨的文章並不犯法。

勞聯和產大自今年一月初就派遣幹員到歐洲各國進行分化進步工人組織的陰謀，產大祕書長兼司庫卡萊自己帶領大批人員於二月間週遊英、法、義、荷、比諸國。二月十五日他在巴黎公開發表他的任務爲「集結世界職工力量，阻止蘇聯

對援歐計劃怠工的企圖」。他們的工作是首先在歐洲十六個馬歇爾計劃下受援國中的工會裏策動支持美援雙邊協定。他們撥出數百萬元收買這些工會中的落後動搖分子。他們企圖在義大利拆散共產黨與社會黨左派合作領導的全義大利職工總會，但沒有成功。

對於這些勞工貴族的陰謀策動，下層勞動者究竟怎樣呢？

大部分美國工人今天沒有任何工會的組織。三分之一有組織的工人，直到不久以前為止，都苟安於工會領導之下。在羅斯福執政的十二年間他們確實得到不少以前未有的利益，那是『石炭王』時代所夢想不到的。路易士之被奉爲『上帝』一樣，原因是礦工們從非人的生活變爲次等人的生活了。

這一種的苟安心理使美國共產黨的發展在客觀上受到了限制。美共過去在主觀上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白勞德主義）又使它過低估計了工人的力量，嚴重忽視了政治教育的工作，沒有能夠造成大批有力的幹部。最近當第三黨運動開始時，美共在緊要關頭再一度犯了機械主義的錯誤，未能及時積極支持和領導這個人民

的統一戰線大運動。

目前客觀形勢已有極大改變。勞工階級的生活一天天低降，經濟危機可能帶來的失業恐慌，合法鬥爭條件的惡化，以及工會貴族的公開叛變，迫使他們從下層展開各式各樣的聯合戰線。

在各個地方，勞聯與產大的分會聯合爭議的事件一天天增加。不管它們上層在政治綱領上各走各的路，或者共同走着後退的路，下層分會在地方性的政治選舉中採取共同步驟的事，也在累出不窮。



工 礦

各州中兩大工會的分會不顧總會的命令，已有成十成百的共同決議支持華萊士，像本年二月間賓夕文尼亞州二十二個工會領袖，不顧總會開除的處分，宣言支持第三黨。他們都是該州勞聯、產大與鐵路兄弟會的負責人。紐哲西州產大的負責人布隆姆宣布支持華萊士，全體理事會通過准他假期以便他全力從事該州第三黨運動。擁有二十餘萬會員的全美碼頭與棧倉工會會長哈里·布里奇斯率領全體會員蔑視產大的命令，公開在西岸發動了第三黨運動。

勞工階級正處於重整陣營的歷史過程中。

在一方面，反動勢力正利用傀儡工會領袖及大批落後意識的工人建立美國的『勞動陣線』，作為法西斯的別動軍。當經濟蕭條開始，進步的工人力量還不能佔得優勢時，這種『勞動陣線』是可能起很大反動作用的。

在另一方面，他們要擺脫業已完全揭開欺騙面具的傳統工會中貴族的領導，重建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他們的純經濟的鬥爭已同政治鬥爭不可分，因為資產階級並沒有把這兩種鬥爭分開來。他們需要一個民主、進步、和平的政府，來保

障他們持久的利益。他們的政治鬥爭不能不包括打退反共反蘇的反動攻勢，因為統治者正利用反共反蘇加緊對工人的榨取壓迫。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不可能消滅危機的襲來，而那危機一來，工人是首先遭受犧牲的。這樣，他們的鬥爭本質就不可能繼續停留在資本主義舊民主的改良範疇，而必然走入新民主的大改革範疇了。

## 八 土地上的奴隸們

### 兩張影片

凡是讀過史坦因倍克早年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用中文譯本名）的人，對那成夥的自耕農被工業資本家排擠、脅迫以至從自己的土地上被武裝驅逐，淪為工資勞動者，轉受老板欺凌威嚇的景象，必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種景象和一九四七年好萊塢最佳片之一的『農家女』中的優美農村風光，恬靜的田園生活，完全不同。但是後者風行世界，美國政府鼓勵它到外國上演。前者也製成了片子，則絕對不准出口。現在只有美國的三四輪影院，作為換新片前一種過渡期放映的雜片來偶然演演而已。

去年下半年，美國國會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在『整肅』好萊塢時，同『憤怒



的葡萄』一道，還有一張影片也被禁止出口，就是『烟草路』（已故賀孟斧先生譯有中文本）。那寫的是美國南方貧苦農民的窮困、落後和骯髒的生活。因為它和其他美國作品太不同調了，美國爲了掉換口味，有時也要看看它。紐約有一家劇院只演『烟草路』，演了二十多個月。

『憤怒的葡萄』的時代背景已經過去。十九世紀後半的美國耕植者，可能變爲資本家，可能淪爲工資勞動者，也可能繼續當農民下去。總之，到了今天，他的身份大致早已確定了，已不再是那時那樣的變動不定了。但『烟草路』中所描寫的污濁悲慘景象，卻並沒有改變。去年出版的『美國內幕』原書六六四頁，著者根室寫他不久以前在喬治亞州親眼看到各報刊載一條『精彩的小新聞』，說一個家庭有九個姐妹同在一間屋子裏賣淫爲活，就是美國農業南方最現實的寫照！

美國沒有經過土地革命。不過因爲天賦的好條件很多，例如地廣人稀；而且當大批新人移入美洲時，他們大多來自己然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歐洲，所以，美國的農業在一開始時倒是以自耕農爲主體的。南北戰爭結束後，政府爲了開發中西

展，佃農的百分比逐漸增大起來。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結果，使農業一般降到從屬於工業的地位。工業原料生產的重要性提高了。農產品複製過程（如牛奶、牛油、乳酪、罐頭），以及現代冷藏、倉庫、運輸的托拉斯化，農業機器與科學生產方法，無往而不增強農業對工業的依賴性。危機來到，則農業照例比工業更受打擊。

美國從事農業的人口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就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據人口調查



土地上的奴隸們

部處女地，驅除印第安人，先後和法國西班牙作戰，迭次允准人民得自由佔有自己所耕之地，或由政府廉價出售土地於人民。但因生產工具、肥料和銷售條件的不平衡發

局的統計，一九〇〇年的爲三千二百萬；一九一〇年爲三一、六一四、〇〇〇；一九二〇年約爲三千一百萬；一九三〇年爲三〇、四四五、〇〇〇；一九四〇年爲三〇、五四六、〇〇〇；一九四五年爲二六、二二〇、〇〇〇。半世紀內減少六分之一多。美國人口總數在這四十五年間由七五、九九四、五七五，增至一三九、五八五、五一八。由此可見，農業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率，從百分之四二減到百分之一五多。

農場的數目也在逐漸減少，一九二〇年全國農場有六、四四八、〇〇〇個單位，一九四五年則減至五、八五九、〇〇〇單位。不過如以上數字所示，農場減少的比例還不若農業人口減少比例之大。這是因爲農場所有權趨於集中歸併之故。

由於地廣人稀，工業發達，農場的單位面積都很大。一九四七年的統計，平均每一農場佔地約二百英畝，即合一千二百華畝。同時廣闊的處女地還躺在西部、西南和西北部的美國，未加開墾。凡是橫貫美國旅行的人，看到尹里諾伊

斯、印第安那、肯他基、俄海俄等州一望無際，沃野千里，而沒有一個農家，不得想起中國農村可憐的人口密度。以美國機械和化學實用的水準來看，偌大的荒地再容納一兩億人口也應該不算過多。但美國從二十世紀開始就以極度不合理的狹隘的國家主義精神嚴格限制移民入境，尤其是對於東方農業國家的人民。每一農場平均畝數多，並不等於說美國所有農民都是豐衣足食。恰恰相反，大多數農民都過着美國最貧苦的生活；尤其是在農業的南方。

#### 佃農和雇農

我從來以為美國只有兩種農民，自耕農和雇農（農場勞動者）。到了美國後我方第一次知道美國也有佃農。在南方各州旅行之後，我更發覺南方半數以上的農民都是佃農，而且佃農中間還有許多不同的種類。至少在這一點上，使我感覺美國的月亮實在是不比中國的月亮更明亮。

有一種佃農叫做『分穫者』（Share-croppers），意思就是與地主分享耕地

的收穫。這樣一個家庭，沒有土地，沒有房屋，沒有農具、種籽或肥料，一切都由地主『供應』。也就是說，他的一家生活就決定於地主，南方農民有一句和中國古詩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思想差不多的話，就是『從看得見到看不見』，即指『分穫者』一家大小永日在農場工作而言。

在原則上，一年的收穫是由地主與『分穫者』對半平分。但實際上『分穫者』一年勞動結果，不會有什麼剩餘。因為地主所得的一半，只是作為他佃出土地、住屋和農具的租金。他還要從『分穫者』所得的那一半中扣去他一家全年的食物，用去的種子和肥料的代價。往往『分穫者』的那一半收穫經由地主賣出，扣去那些開支後，還要倒欠地主的債，那就要在他第二年的收穫中取償。

這種佃農日常需用東西大部份只得在地主所指定的店子裏買。那店子是地主開的，可以賒帳，也許就是那裏唯一的店子。每樣貨品的價錢只好由店子任意算，有時比城市裏的市價高出一半。即使地主和店家並不故意欺詐，佃戶在這種賒帳辦法下，也不免受着雙重剝削。

『分穫者』與地主間通常沒有書面的契約，只有口頭的契約，所以地主來年不許他再種地，他就必須流浪到別處，找尋新的地主。有時他們覺得地主對他們太苛刻，總幻想別的地主也許會好一點。因此，他們的流動性很強。據說有三分之一『分穫者』經常在流動狀態。但是不管他們怎樣移動，他們總無法脫離地主階級的掌握，而且除了移動的自由外，他們實際上和農奴沒有兩樣。

另一種叫做『分佃者』(Share-tenants)。他們和『分穫者』不同處是自己有一切財產，類如一頭驢子以至一些農具，因此在原則上通常可分得三分之二的收穫物。他們的境遇自然比分穫者好一些。自己有驢子可以耕地，又可以代步，那種感覺自比沒有牲口的好多了。但他們與地主的關係也完全和分穫者一樣，每年應得的收穫由地主賣出，和扣除一切用項後難得再有餘款。

第三種佃農叫做『現佃者』(Cash-tenants)，和中國大部份佃農差不多，地主不供給任何農具、牲口、種籽、肥料以及佃農的食物，一切由佃農自理，佃農只租地主的地和住屋，每年付一定的租金。這種佃農要算三者中間處境比較最

好的了，但他們的人數逐漸減少，因為一次經濟蕭條來到，他們的收穫便大虧其本，而租金則必付現款，於是一批批的喪失了他們僅有的財產，淪於分穫者或分佃者。

美國全國佃農的比例，現在比十九世紀後半農奴解放時還要高，在若干地區只有逐年的增加趨勢。一八八〇年佃農佔全部農民百分之二五·六，一八九〇年佔百分之二八·四，一九四五年佔百分之三一·七。在三十年代大恐慌期間，這個比例曾經突破過四〇。

佃農制度最根深蒂固的地方是南方產棉區，也是黑人最多的地區。他們所受的剝削最爲慘酷。有些地區，全部農業人口都是黑人，而他們大都是當地的佃農，要佔百分之八五到九〇。但在廣大地區中，白人也同樣爲佃農。近數十年間許多白人中小農因經濟蕭條或大資本壓迫而淪爲佃農。（見『南方在前進中』一書第四三頁）

無論黑人或白人的佃農百分比都在年年增加。在南方十一州中，一八八〇年

有百分之三六的農民是佃農，到一九三五便有一半以上爲佃農，且多半是『分穫者』。現在南方的白人佃農農戶有一百萬以上。白人農民中作佃農的佔百分之四六。黑人農戶則有百分之八十爲佃農，其中百分之六八是『分穫者』和『佃者』。

數目較次於佃農的，是雇農。在全國農民人口中，雇農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南方，則百分比高至三五。他們大部份散在各地，和『分穫者』一道兒工作。他們的情況應該比佃農自由些，如果能有固定收入的話。他們較有行動的自由，有任意用自己的錢的自由。但是實際上則不然。以南方的雇農言，他們是最下一層的農民了。佃農還可以依照口頭契約，終年受到地主『供應』食住。雇農則按季計酬，農忙時有工作，農閒時就失業。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是現金，而是以他們木屋的租金和在地主商店中的賒賬來扣除的。

在北方農村中，雇農的地位比較好些，大都是現金工資，但多爲按日計酬，在農閒時就失業了。



許多人以為雇農做了佃農，尤其是做了『分佃者』，便可向自耕農走進了一步。這種情形不是沒有，但是我自己<sup>在</sup>南方所接觸的農民，大都說了與這相反的例子，即自耕農逐漸因收穫不佳或不景氣影響，變成了佃農，過了些時，又因類似的原因降到雇農的地位。

這種落後的佃農制度不但使千百農民掙扎在饑餓線上，（達布內著的『波多馬克河以南』一書第二九一頁，指出南方農民有一千萬人平均每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元！）並且妨礙着美國農業的發展。一個澈底的土地改革和產業的社會化在美國同等迫切地需要着，這是很顯然的。

#### 關於TVA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把與美國農民有關的一件舉世皆知的大事——TVA，敘述幾句。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旬我在TVA總管理局所在地的那克斯維爾住了一星期，

會見了幾十個各部門的負責人，也訪問了沿河域的一些地方。我的興趣不在於它的大水閘工程，而在於它對南方農民生活起了什麼影響。僅僅在這一方面，也需要很多文字方能說得清楚，但我在這短短篇幅中不妨指出一點，就是：TVA代表在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之下，一個政府所能為人民做事的最大限度。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VA是它的簡稱）是羅斯福新政的一個偉大紀念碑。它把一道七個州天災的重要根源的田納西河，變成了人民福利的給與者。它是衝破了獨佔資本和大地主的頑強反對，堅持十數年，方告完成的一個進步的工程。因為TVA廉價供應着一百四十億基羅瓦特時的電力，七個州的廣大農村受到了電氣化的恩賜，成百萬的農民有了電燈、電爐和集體冷藏庫的便利。生活水準提高了。很簡單的例子是以前一個農民如養一口豬，全年只得在聖誕節吃到新鮮豬肉，其餘的歲月只好吃些醃起來的火腿臘腸，有了廉價集體冷藏庫便可常常吃到新鮮肉，只要有肉的話。

它以水閘蓄水，廣植森林和電機製造的廉價肥料，大規模地改造了南方的土

壞。以前由於大量雨水的沖刷，許多沃野化爲荒地，和中國的西北高原一樣，農民逐年貧瘠，常常要遷徙，找新的未被沖洗淨的土地耕種。現在卻可以定居下來了。

文化教育的事業，一般是成比例地抬高起來了。

TVA對於人民福利的限度，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限度。

它提高了人民一般的生活水準，但不能縮小貧富間的原有的鴻溝，不能提高貧苦人民生活的相對水準。資本家和地主是更有錢了。政府廉價供應電力固爲電力廠資本家所反對，但農村既然電氣化，人民對電氣設備用具的需要提高以後，維斯汀豪斯公司就大發其財了。

它不能使沒有土地的農民獲得土地。

它所建立起來的新市鎮、新農村和新的公園，照樣是歧視黑人的。我衷心敬佩自TVA原任局長李廉多爾以下的所有主持者和幹部。他們都抱着進步精神爲一般民衆謀福利，企圖打破人與人的隔閡。但當白人社會反對他們的公園學校容

許黑人走進時，他們充其量只好另外開闢一個公園，幫助開辦一間學校，『專爲有色的人』使用。

當利潤追求依然是生產的領導方式，當『民主』只是少數階級的專享物時，什麼局部的國營企業，無論規模多麼大，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只不過起着延長剝削制度的作用而已。TVA應該是彰明較著的例子。

## 九 財主們的政治

### 競選的政黨

小鬍子杜威已被共和黨推爲一九四八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今年大選的日子是十一月四日。但在整整一年以前，杜威便正式開始他的競選工作了。

記得去年十一月五日晚間這個效率高超的紐約州長曾在紐約市華都大酒店招待了幾百個客人，所有著名的工商業領袖、新聞記者、無線電廣播評論員等等都在被邀之列。杜威即席發表宏論，題目是：『如果我做了大總統，我將怎樣管理世界？』

客人雖有好幾百個，可是坐在貴賓席的只有五十個人，那就是第二天紐約下午報主筆麥克斯勒納爾在他的社論中所說的『這個地球的征服者的征服者們』。

這裏面包括大通銀行的總經理，頭號大財閥梅隆，洛克斐勒，杜邦，福特，以至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長伍德儒夫和『生活』與『時代』雜誌的主筆魯斯。

這些人已經征服了美國和一半世界。他們正在要征服全部世界，所以都以主人的資格聽取這隻未來的獵犬管理世界的抱負。

爭相奪取頭號資本家的寵信，是美國傳統的兩大政黨最重要的任務。爲什麼杜魯門要在這個競選鬥爭開始白熱化的期間大批逮捕美國合法的共產黨領袖？這就是他要爲民主黨向大資本家加緊報功，與共和黨爭寵的一種做法。

……如果不能滿足大資本家的慾望，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不能生存。只要在今年七月上半到費勒得爾費



治政的們主財

亞城觀光一下的人便會憬悟這中間的道理。看那兩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僱用多少漂亮的姑娘，馬戲班和音樂隊的能手，報紙、攝影和無線電的權威，開了多少香檳，拋散了多少鮮花，珠光寶氣多麼洋溢！這還不算，杜威一個人就佔着每天租金一千美金的一套旅館房間，其他競爭候選人的和他們成千成百的幫手無不揮金如土。然而這還只是一次大會。爲籌備這個大會，每一州，每一市鎮，都在事前化了無數金錢。大會以後到選舉日還有四個月，又要多少開支！爲了使大多數選民投票支持他們的仇敵，這種旋轉乾坤的大魔術又要耗費多少錢！這些錢來自什麼地方呢？

民主共和兩黨和世界任何國家的政黨都不同——它們沒有黨員。沒有黨員就沒有人繳黨費。世上有些反動的執政黨也不以黨員的黨費爲它的活動經費，但它可以無限制地公開使用國庫收入。在美國，即使是執政黨，在形式上也不可以用國庫資助黨的活動。它們全部的經費都是財主們拿出來的。

美國兩大政黨是有名的『競選政黨』，就是說，它的活動主要是競選。依照

美國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捐款給政黨競選，但每人不得超過三千元（各州限制的數目不全相同）。可是像杜邦、洛克斐勒、摩根之類大家族，拿出三十萬元來，也不怕分不出那麼多戶頭來出面。在一九四四年，杜邦家族爲了支持杜威與羅斯福競選，曾用過一百以上姓杜邦的人和無數家僕的名義照法定數目捐款，連杜邦家一個外孫姑父的汽車司機都出了三千元。後來國會（當時操在民主黨手中）曾成立一個委員會專門調查競選捐款的舞弊案件，查出了這些黑幕，也不過在國會紀錄中登記在案而已，從未採取任何處置。

### 這叫做民主

五

美國人常常自誇『誰都可以當大總統』。不錯，杜魯門在二十年前還是密蘇里州小城中一個領帶推銷員。四十六歲的杜威是一個郵政分局長的兒子，以高音唱歌選手發跡。美國過去的總統還有好幾個出身比他們低微得多的人。但是這並不是說每個領帶推銷員和歌手都有希望做大總統。相反地也可以說，任憑你有



多大才幹，任憑你如何受到大多數人民的愛戴，大財主們若不賞識你，也枉然。大財主們怎樣選拔他們的獵犬呢？這一套『美國式的民主』，是所有受到它的中國說教者麻醉的人不能不知道一點的。

美國憲法規定每一個年滿二十一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每一年滿二十五歲已做了七年的公民的都有被選為衆議員的資格；年滿三十歲已做了九年公民者，可被選為參議員。婦女是直到一九二〇年方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的。在這個規定之下，美國有選舉權的人民現在約有八千萬。但是事實上，美國公民當中有很多人，不願投票或不能投票。

不願投票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們很少有機會能投他們理想中人物的票。這話說來很長。簡單地說，他們只能選舉民主共和兩黨指定的候選人。選舉票都是州政府印好了的。除了很少的例外，這些選票上只印着這兩大黨候選人的姓名，你只能在他們中間選擇。假如你另選旁人那就等於無效。一般人民覺得這兩大黨的候選人都是一丘之貉，便寧可棄權，不去投票。譬如今年十一月大選，

倘使沒有華萊士的進步黨，只有杜威和杜魯門競選，人們會有什麼興趣呢？所以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時，全國投票的人不到三千萬，等於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其次，在法律上有選舉權的人不一定都能夠選舉。選舉前身份的登記往往要費大半天功夫。有一大堆表格要填報，要提出公民證件，出生紙，看你有無犯法的罪行，有沒有破產過，有沒有繳納所得稅。許多工人即使具備所有條件，因為工作關係不可能化費這麼多時間。倘若候選人合乎他們理想還算罷了，如不合理想，則寧可棄權。反動派從來不鼓勵工人去投票。

還有至少一千萬黑人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他們中間不少想去投票，但人頭稅、教育的限制和暴力的迫害，使他們無法使用憲法給予他們的權利。

當一九四四年羅斯福和杜威競選時，共和黨慘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人、出征軍人和黑人大量投票。他們那時有一個戰鬥的目標。當時進步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動員了十數萬人到各地發動他們投票，幫助他們簡化登記的手續。每屆選舉，大凡投票人數多時，選舉結果便比較好，因為大多數工人農民與自由職業者

有他們的理想對象，就會爭着去投票。這也就表明了華萊士競選的意義。華氏的作用就是『給人民一個選擇』。

反動的政黨只想包辦，不願給人民以選擇。他們怎樣包辦呢？

首先他們儘可能不讓第三個政黨出現在人民面前。美國曾經有過，現在還有許多第三黨，但是只要它們不順從民主共和兩黨的意志，便被逼迫得無法生存。像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在大多數州中都被宣佈爲非法（雖然憲法保障它的存在）。工黨和社會主義黨只能在少數州有競選的資格。社會主義黨的鼻祖，鐵路工人領袖尤金·得布斯，在第一次大戰後有很崇高的聲望，曾以大總統候選人資格參加競選，竟被捕下獄。一九二〇年大選，得布斯身在囹圄，獲得了九十餘萬張選票，至今爲美國史上第三黨候選人得票最多的紀錄。今年進步黨已在三十七個州中爭得了競選資格，這是美國空前未有的事。最近在費城舉行全國大會，除了米蘇里一州，其他四十七州都有代表參加。這可以說是美國人民初步的成功，也足見反對兩大黨的人民力量已在全國範圍獲得了重要的勝利。

財主們的政黨握有全國的報紙和廣播電台。全國數千家日報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受命於共和黨，其餘的雖不一定都服務於民主黨，但幾乎全體都反對第三黨。<sup>多</sup>目前支持華萊士的日報，只有兩家，紐約的每日工人報和舊金山的人民世紀報，都是共產黨的機關報。其餘一律是替財主們幫腔。這些報紙不僅在新聞、社論、照片中打擊新黨，而且配合着選舉刊登大幅廣告，動員輿論，使人民盲目地效忠於資本家的兩大政黨。在美國報紙上刊登一頁廣告，需費自一千至幾萬元不等。購買無線電廣播的時間貴到五百元一分鐘。此外如電影新聞、畫片、印刷品、旅行宣傳，所費動輒千百萬元。例如共和黨全國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〇年大選中用在宣傳一項的，據正式的報告，有二百餘萬元。倘若加上地方黨部的開支，報紙的義務廣告，祕密的活動費，和其他直接間接用在大選上的錢，當超過這個數字的幾十倍。不錯，『誰都可以做大總統』，可是什麼人方能有許多錢去享受這個資格呢？

財主們的黨沒有固定的黨員，更沒有什麼民主。黨的最高機關是全國委員

會，所有的委員都是經由黨後的後台老板挑拔委任的，沒有一個是由黨員選舉的。全國委員會的主席，現在民主黨的是麥克拉茲，共和黨的是立得。有誰知道他們呢？他們等於財主們的家僕，與政策領導完全無關，全國委員會指派州委員會，州委會再指派市鎮委員會。民主共和兩黨都是這樣從上而下的十足老板制度。財主們要求於他們的，不是政策，不是領導，而是收買、賄賂、操縱、欺騙的才幹。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民除了投他們的票外，自然是永遠沒有別的份兒。

#### 也有矛盾

財主與財主之間當然也有很多矛盾。誰都知道，共和黨主要是代表美國東部大金融和工業資本家的。他們自一八六四年正式成立起，連續當權四十年。在這期間，中西部的新興資產階級與南方的地主資本家很不得意，便支持起民主黨來與它對抗。但在近三十年中，這個分野已大大改變，事實上除了南方的棉田地主保持若干特質外，全國資本家陣營只有家系與投資範疇的差別，到十九世紀後

半，地域性已不成甚麼問題了。

財主們的矛盾既然發生變化，兩黨產生當時所有的對立也就模糊了。去年八月一日『紐約郵報』有一個專欄，很俏皮地批評若干民主黨議員在國會中投票贊成共和黨的主張，和倒轉過來的事例，說：『如果把幾打議員的黨章互相交換一下，美國的政治道德也許會提高很多。』

在今天，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是爲八個最大的家族服務。這些家族的主要矛盾還存在於一點上，就是有些的利益大部分在國內，有些的利益大部分靠着對外的侵略。最近共和黨全國大會上先是各候選人的逐鹿戰，後來變成一致推舉杜威，便充分反映了這點矛盾。

當共和黨全國大會舉行之時，有三個人同時抱着做總統候選人的最大希望：杜威、塔虎脫與斯塔森。杜威的主要後台老板是洛克菲勒家族和梅隆家族。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總理阿爾德里治會親身出席大會，以壯杜威的聲勢。洛克菲勒系的一個大公司克里斯勒汽車公司大老板塔布洛特便是杜威的錢包。杜威當選後，

新政府中的財政部長，將不出這兩個。同時，做爲杜威的外交顧問，內定爲新國務卿的杜勒斯，又是紐約華爾街銀行家的最大律師。這些大老板最熱中於世界的霸權，他們的金融勢力、鋼鐵事業、汽車生意，希望都寄託在征服全歐洲亞洲的市場上面。

支持塔虎脫和斯塔森的財主們主要是中部的金融工業大老板。他們的利益比較在國內和中美洲，不像東部財主們那樣熱中對外。例如塔虎脫的一個後台，芝加哥論壇報老板麥克柯米克上校便是一個最落後的中部財閥，一向以孤立主義聞名。

在這個矛盾中杜威終於獲得勝利，是表明美國最主張對外擴張的獨佔資本家佔了上風，而塔虎脫與斯塔森最後肯把自己的票完全讓出來給杜威，則暗示大財主的陣營儘管矛盾紛亂，但經過『烟霧迷漫的小室』中折衝樽俎、勾結疏通之後，局部的利益決定從屬於爭取世界霸權的最高目標。

轉過來看杜魯門。如上所說，民主黨最初的後台勢力原爲受共和黨壓迫的新

興財閥和南部地主勢力。近年來新興資本家早已紛紛嶄露頭角，成爲老大的資本家了。現在杜魯門政府中最重要的作用，如國防部長福勒斯托，原來是紐哲西鉛公司總理，菸草製造公司董事長，加入政府前升到華爾街大亨狄隆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在全國和海外有許多投資事業，最顯著的是德國的化學卡特爾。福勒斯托的夥計現在有很多擔任政府的要職，如全國保安局祕書長索亞斯，柯達公司總理哈爾格瑞夫現任軍火局局長，狄隆公司副理得雷柏現任陸軍次長等。此外商務部長（最近受任爲馬歇爾計劃下駐西歐各國的『流動大使』）哈里曼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公司老板，有名的鐵道事業獨佔者。

▲再如美國駐外使節中第一號人物，駐英大使道格拉斯，以前爲紐約互相人壽保險公司的總理。他在羅斯福執政初期曾被委爲預算局局長，後來因爲羅斯福不聽從大財閥的命令，拒絕停止救濟政策，乃退出政府。一九三六年大選時他竟投共和黨候選人藍頓的票，以反對羅斯福。現在是被杜魯門起用爲駐英大使，在美國對歐政策上起着極大的作用。



杜魯門時時請教的重要人物中兼有財閥和軍閥背景的，還有薩爾茲曼將軍，前紐約電話公司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理事；現任副國務卿羅凡特，布朗兄弟公司及哈爾曼公司的要人；現任世界銀行總裁麥克羅伊，即屬前陸軍次長及華爾街的名律師。

『新共和國』週刊（五月十七日）分析杜魯門政府的一文中指出：『在一個民主黨執政的期間，大財閥控制華盛頓從來未有像今天這樣厲害的了。』

財主們不僅以民主共和兩個大黨為滿足。他們有直接接受他們指揮的『人民團體』、報章雜誌、學校、研究所、教會等等，無往而不帶有政治使命。像可口可樂的大老板支持三K黨那樣的事實，舉不勝舉。今天普遍全國的右派退伍軍人會不但受大財閥的津貼，並且財閥更利用大公司職員地位收買該會的領袖，使他們發揮反共反蘇的動員作用。美國幾個銷路最大的雜誌，如婦女家庭伴侶、農民、星期六晚郵報、生活等是摩根家族的私產。法西斯蒂的團體如美國自由同盟，國家安全同盟，美國革命女兒會，以及戰前公開支持納粹德國的美國國家社

會主義者聯盟，新德意志之友會，美國法西斯主義者協會之類，每年都從雇主組織的全國製造商協會與全國總商會的會員公司取得津貼。至於財主們以各種各樣的『壓力團體』影響國會立法，收買工賊，破壞罷工，攻擊人權，更是公開的祕密了。

財主們通過政治機構來控制外交，在美國也是一天天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了。當前馬歇爾計劃下美國與西歐訂立的雙邊協定，所有重要條款都是全國製造商協會手擬的，國務院不過執行該會的意旨罷了。就是對中國的政策也隨手可舉若干例證。例如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美國工商業老板很不滿意孔祥熙宋子文豪門的資本作風，因為他們妨礙了美國對華的直接經濟侵略。宋的家族在美國投資到歐維蘭汽車公司，就只准該廠的『韋利斯』牌吉普車輸入中國，其他汽車老板大為不滿，宋子文也就跟着倒台。二陳系之發動反宋，不過事先曉得了美國財主對他的不滿，纔趁火打劫，加以攻擊的。目前美國通過對華雙邊協定，根本不再受這類妨礙，便是完全符合美國財主們的意旨。

# 一〇 報紙透視

## 富豪的自由

「紐約時報」的劇評家艾金森因為在戰時從中國、戰後從蘇聯發出許多通信而博得了世界著名新聞記者的稱譽。有一次他打破了他富於幽默的報道作風，打出這樣一段很枯燥的文字：

「蘇聯不斷的囉囉，總說我們（指美國）沒有新聞自由，我們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不是真實的。前兩天莫斯科的「布爾塞維克報」還在說：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之下，工人要實際使用宣布給他們的權利，那是連起碼的物質條件都沒有的。他們沒有力量運用印刷設備和紙張。新聞紙，俱樂部和劇場——都是富有的私人和團體的財產。」

艾金森很激憤地補充說：『這些神話即使不是故意扯謊，也是由於缺乏基本的瞭解。』

我自己很早便有一點『基本的瞭解』，覺得美國沒有新聞自由。因此，當我在美國觀察新聞事業的實際情況時，我總是格外抑制住自己，恐怕我的現地的觀察受了『先人爲主』的影響。但是我努力探索『新聞自由』的事實之後，依然未能改變這一點認識。

毫無疑問，美國憲法是保證每一個公民都有出版報紙的自由。法律是很公平的。它之允許一個窮光蛋辦報，和允許一個富豪在公園裏睡長板凳一樣，一視同仁。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富豪在公園裏睡長板凳，也正和沒有一個窮光蛋辦報一樣。

不要說窮光蛋，美國令人豔羨的闊綽的工會，並沒有一張日報。所有美國工會辦的三日刊、週刊之類的新聞紙，沒有一家在設備上或銷路上敵得過一個資本家辦的報紙。有一百二十五年家傳出版事業的鉅子維拉爾德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在他著的一本叫做『消失中的日報』的書裏說：『今天如果不在銀行裏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元存款，誰也不要夢想在美國任何大都市中辦一張報紙。』現代美國一個報紙的印刷部建設費需要上百萬元。『紐約每日新聞』在一九三〇年搬進的新印刷廠，當時市價爲一千萬元，現在當值三千萬元。假使頭幾年的生意不好，賠上幾百萬以至上千萬元，並不稀奇。

一個新聞事業的怪傑，芝加哥的猶太人菲爾德 (Marshall Field) 三世，是世界最大百貨店的老板。它承繼了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遺產，不甘心每年化幾百萬元廣告費給以反猶太著名的『芝加哥論壇報』，但他終於發現以他那樣驚人的家財所換得的也不過僅限於他那『芝加哥太陽報』範圍內的『新聞自由』罷了。而且爲了這一點自由，他和『論壇報』打了好幾年官司，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但是全美國又有幾個菲爾德呢？

菲爾德的結論是，要辦一張報紙，不如收買一家報紙來辦，比較容易得多。這話也許是對的。不過他自己後來在紐約創辦的一張比較開明的小報『下午報』，

因爲賠累不堪而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間出賣時，貶價之後也要一百二十萬元。當時華萊士的第三黨很想自己辦一張報，來對付全國一千多家反對它的日報，卻連這一百二十萬元都拿不出來。

目前沒有一張美國的日報，可以用一百萬元以下的代價收買得下來。『費城問訊報』是以一千八百萬元脫手的。『紐約時報』已成『無價之寶』。它在二十五年前號稱每年營業總額達二千萬元。比來每年盈餘累積無算，單單從商業上說，它已變爲一個了不起的投資；自然不是金錢所能買得到的了。

#### 新聞來源的獨佔

無論你來創辦或收買一家報紙來辦，化上百萬以上的美元，還只是開端。你要辦得有銷路，自然要有新聞。這就立刻把你束縛在美國式的高度新聞壟斷的圈套裏了。

我們還是拿菲爾德爲例。他雇了很多內外勤記者，可是他決不可能在全國和

世界各地都派出自己的記者。在美國全國，世界性的通訊社只有三家，最大的一家是『美聯社』。它自稱是一個合作事業，即全國一、七四四英文日報中，有一三〇〇家是它的會員和股東。不是它的會員便不供給新聞。而這一千三百種報紙，實際上則仍只操縱在幾個巨頭的手中。他們拒絕供稿給『芝加哥太陽報』。菲爾德願意照高價每年出五萬元買『美聯社』的新聞稿，但控制美聯的大亨們，知道他的報和他們不能聲應氣求，非常憎惡他，同時也知道他不想加入成爲會員，就以太陽報並非會員爲由，照章不發稿給它。

第二家通訊社是『合衆社』，完全控制在霍華德系手裏，新聞不像美聯豐富，價錢又貴。即使霍華德系的報紙也不以合衆社稿爲滿足，還非訂美聯社稿不可。

第三家就是『國際新聞社』。它是赫爾斯特系的獨佔事業。赫爾斯特系的報紙也不能專靠國際新聞社，差不多都同時另訂有美聯社稿。所以美聯社的新聞可以說是無法缺少的。要想專靠合衆或國際新聞社，任何報紙都不能和別家報紙競

爭。

非爾德的太陽報得不到美聯社新聞。國際新聞社又只供給芝加哥唯一屬於赫爾斯特系的『論壇報』。於是它就只好靠合衆社新聞出刊。在一九四二年一年中他爲合衆社一家出了十一萬元的稿費。

現在太陽報總算有了美聯社的稿。如上所說，這是打了很長久的官司，一直鬧到最高法院，纔得到的結果。但是最高法院的判決例，並不能應用到其他新的報紙上去。倘如加利佛尼亞或什麼地方另外有工會或大亨們所不稱意的人辦一張新報紙，想訂購美聯社稿，該社仍有權不供稿給他。

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誰有像非爾德那麼多的金錢來付偌大的稿費和訴訟費？

### 標準化與統屬化

一個旅客乘火車或汽車從紐約出發向西岸走，每到一個站買一份當地的報紙，在三天中他可以看到幾十份日報。可是，把這幾十份報紙攤開來比一比，他



不僅發現許多新聞是一樣的，照片是一樣的，專欄文章是一樣的，連環圖畫是一樣的，甚至許多社論，許多標題，連文法用字標點符號以及版樣都是一樣的。

美國報紙『標準化』的程度，和美國的汽車、秤重器、抽水馬桶乃至自助餐的飯館的『標準化』差不多。它們中間多少有些差異。例如抽水馬桶提水的柄固然有很多不同的樣式，位置也不都在一定的地方，可是這種不同，大都是爲了領取公司出品的商標而故意標新立異罷了，其實機械沒有什麼兩樣。自助餐的飯館到處都是，一個好奇的主顧也可以發現許多不同的算帳付錢的方式，但那幾樣菜和點心永遠變不出新的花樣來。報紙也是一樣的，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首先，國內新聞和世界新聞一律不出上述三大通訊社的供給，所不同的最多也只在於本市新聞方面。去年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開會時，蘇聯外次維辛斯基指責美國鼓動戰爭陰謀的演說，全文只有『紐約時報』和『紐約前鋒論壇報』刊出，全國各地報紙卻只刊出美聯社斷章取義的不到全文十分之一長的一段電報。後來聯合國有一次辯論『新聞自由』問題時，美國首席代表居然誇口說，所有外國批

評美國的意見，美國報紙『都是充份登載出來的』。實際上紐約這兩家刊出全文的日報，銷數合計不過七十萬。在紐約的人，不看它們也可以從聯合國的長波廣播中聽到。可是美國三大系統（霍華德、赫爾斯特、與巴特遜——麥克柯米克）的報紙，總共有一千五百萬份銷路，卻一張都沒有刊出。

美國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人常常斥責蘇聯採用『統屬化』（Regimentation）的政策。就是說，不許人民自由組織，自由發表意見，統治者怎樣講，人民也應怎樣講。事實上，美國新聞事業的『統屬化』，可謂登峯造極。

誰都知道，所有赫爾斯特系的報紙都要聽命於它們的大老板年屆九十歲的維廉·藍道甫·赫爾斯特的指揮。這個老頑固經常用專線電報機向他的屬下各報『發行人』發出指示，叫他們登載什麼，和不登載什麼。

去年秋天我在田納西州的那克斯維爾參觀了當地一家屬於斯克立浦斯·霍華德系的報紙『新聞前哨』。該報的主筆就是霍華德的一個侄兒。霍華德系的總部在紐約，每天用專線電報機發出指示給該系全國十八家日報，凡是全國性的和國

際性問題的社論，一律照紐約總部發出的原文刊用。只有本市事件的評論由該報自己寫。至於專欄，乃至重要新聞的標題，統照指示刊登，不得違抗。

美國任何報紙若沒有照片和連環圖畫，是沒有人看的。但這兩項都操縱在大辛迭加手中。美聯社擁有兩家新聞照片公司——Wirephotos 和 Wideworld。霍華德系則控制住另外一家，即 Acme。此外還有一家『國際新聞照片社』也是赫爾斯特控制的。

它們獨佔了全國報紙所刊登的新聞照片。它們給美國人民腦中刻下了從來沒有笑容的莫洛托夫的印象和陰險嚴峻的斯大林面孔。它們今天的任務是把華萊士或勞工領袖攝成使人輕蔑的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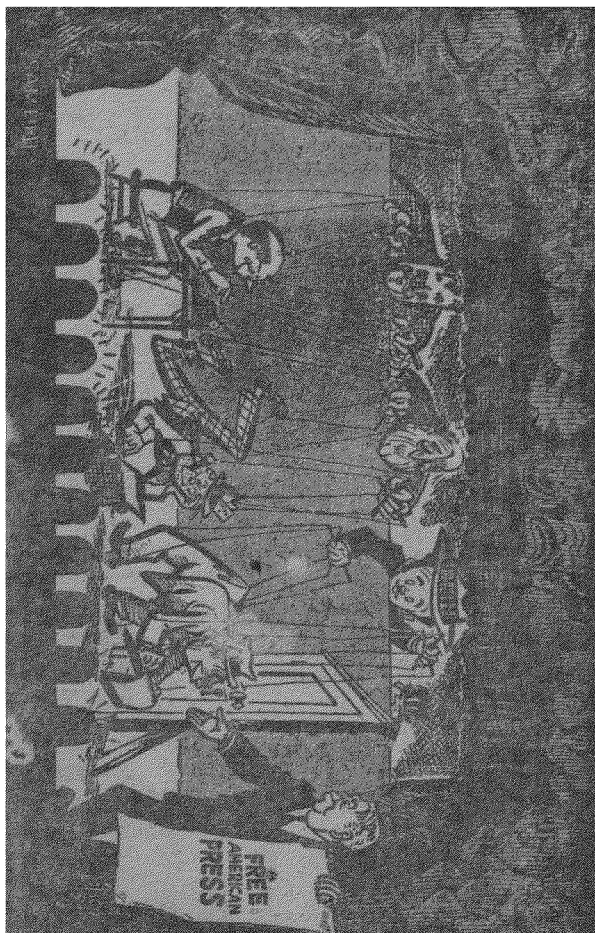
一個私家報紙不能不依賴它們，因為誰也沒有偌大力量派攝影師到世界各地去。甚至美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每日工人報』也不能不訂這些辛迭加的新聞照片。上面說過的菲爾德的『芝加哥太陽報』因為受到這些辛迭加的抵制，每年不得不下六萬三千元在他自己的照片部，和四十餘萬元在各地特派員身上。

連環圖畫幾乎全部靠辛迭加供應。各地報紙大抵分爲星期日的五彩連環畫，和每天的黑白兩色連環畫。五彩的畫，是由各辛迭加將印好的原稿分發到各報去複製。每天的黑白畫則索興製好紙型或膠型發到各報照印。連環畫的獨佔事業，有『新聞辛迭加公司』，『麥克諾特辛迭加』，『芝加哥論壇報辛迭加』等。

這些連環圖畫主要的題材是色情、偵探、冒險和胡鬧。它們是成人和兒童最喜歡看的東西，也是他們主要教育之一。最近這些辛迭加更配合『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國策』，長篇連載『蘇聯間諜』如何浸透美國社會的驚險故事。

### 『自由』與『負責』

美國的『新聞自由』不屬於一般人民，而只是爲大工業服務，首先是爲新聞這個大工業本身的老板服務。政府、憲法和法院，都做得像十分公正無私似的，但是新聞工業的獨佔性，把一切自由都窒息了。近年以來在美國辦報，除了擁有千百萬家財的鉅富，誰都不敢問津。這個必然結果是日報的數量一年年減少，



美 國 新 聞 自 由

競爭的範圍一點點縮小。在一九〇九年美國全國日報有二千六百家，戰後只有一千五百多家了。

這種縮小使得許多城市的人民只能有一份報可看。在一八九九年，只有一個城市的城市，有三五三處；在一九二〇年就有七二〇個城市；在戰後，一千二百個城市中每個城市只有一家報紙。有些大城市雖不只有一家，但往往實際上只有一個老板。反過來說，現在有報紙的城市中，只有百分之八還有些競爭。而同時在二十五個有相當競爭的報紙的城市中，報紙實際上只控制在三大家族的手裏。在全國報紙銷行總數中，區域連鎖和赫爾斯特、斯克里普斯、霍華德、麥克柯米克、巴特遜三家所有的報紙佔了百分之五三·八。

美國新聞老板的機關刊物『編者與發行者』也承認這個現象，並且不好意思地說：

『這種情勢的發展並非由於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意志，而是由於報紙經營和收買廣告地盤的結果。』

關於『收買廣告地盤』，這又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裏不能詳述。只可以說一句，就是大資本家以刊廣告或不刊廣告為手段，鼓勵了新聞事業向極少數最反動的人手裏集中的趨勢。

要單單打破美國新聞的獨佔，而不改變美國資本主義的獨佔，是不可能的。同時要把一世紀前的那種舊民主生活下的新聞自由扭轉回來，也是不可能的了。美國已故新聞界鉅子普立澤（即『普立澤獎金』紀念人）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們的報紙和我們的國家，興衰與其。』美國這個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衰落下來了。所以當今年一月聯合國辯論『新聞自由』問題時，蘇聯的代表反駁美代表所主張的空洞的『自由的新聞』，而提出『負責的新聞』這個名詞，就是說：只有人民自己起來負擔國家的事，纔能使新聞負責為人民服務。

## 一一 雜誌攤

家系

誰也沒有精確的統計，指出美國各地出版的定期刊物一共有多少種。一般的估計這總數是在四五百之間，你在一個紐約地下電車站口上的大報攤前望一望，隨便數一數那光怪陸離的雜誌封面，也可以數出百多種不同的刊物。但是這個並不怎樣重要。重要的是全國雜誌的總的銷數，據權威的調查，約有一萬萬份，這其中有一半是屬於僅僅二十種雜誌，而這二十種雜誌不過是三五個大亨的財產，這些大亨也就是美國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操縱者。

除了一兩個例外，所有銷行在五十萬份以上的雜誌，都控制在幾個大金融資本家手裏，他們同時也就是全國製造商協會和全國出版家協會的領袖。據一本專



門幹廣告生意的雜誌『潮』的統計，在去年（一九四七年）中銷行五十萬份以上的主要定期刊，和它們的老板，可列表如次：

名稱	銷數	主要的老板
婦女家庭雜誌	四、一六六、九三七	全國製協領袖福勒爾
婦女家庭伴侶	三、五四三、九四七	摩根與克勞威爾
麥克考爾	三、四二五、三五七	全國製協領袖華納
治家之道	二、五三三、四七八	新聞出版大亨赫爾斯特
美國人	二、四八〇、五六八	摩根與克勞威爾
四海	二、〇四五、九三〇	赫爾斯特
紅書	一、五四七、〇九四	摩根與克勞威爾
農田雜誌	二、七〇〇、〇〇〇	全製領袖普田
（以上月刊）		
生活	三、九〇四、三六三	摩根與魯斯
星期六晚郵報	三、三九六、二三六	全製領袖福勒爾
阿里爾	二、八三七、六二七	摩根與克勞威爾
觀望	一、九一一、四〇五	柯爾斯
時代	一、一九四、七〇八	摩根與魯斯

自由

一、一六八、九三二

地圖公司

新聞週刊

六〇五、五七三

摩根、哈里曼、阿斯多

(以上週刊)

尋路者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全製領袖普山

(以上雙週刊)

上面這十六種雜誌中，摩根公司單獨就控制了七家，合計銷數在一千六百二十一萬份以上。此外幾乎都掌握在全國製造商協會（最上層資本家組織）的領袖手裏。

摩根對於雜誌的控制，正如它對於美國金融資本的控制一樣，無出其右。這個控制工作是通過去年冬天死掉的摩根公司董事長拉芒特負責的。拉芒特是摩根王國多年來的『外交部長』，他為摩根王國奠定了金融獨佔資本在教育、出版、宗教、學術事業中的控制地位。他是哈佛大學的真正主人。他是無數教堂和慈善團體的捐款人。他把著名新聞記者李普曼從一個社會主義者轉變為資本家走狗。在一本叫做『什麼造成生活？』的書中，著者薩真特論到拉芒特時寫道：『拉芒

特在過去二十五年間美國的金融、出版和教育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大，甚至我們可以把牠看做我們這一時代的象徵。」

摩根雖不掌握所有的雜誌，但它手中所控制的一千萬份銷路的雜誌，非常通俗淺鮮，每本平均有五個讀者（『生活』畫報平均每本有七個讀者），所以實際上它決定着廣大美國人民應該看什麼和應該想什麼。此外，通過它在金融資本中的獨佔地位，使得美國沒有一家大雜誌對於惡貫滿盈的摩根世家有任何不利的言論。

『星期六晚郵報』與『婦女家庭雜誌』的老板福勒爾，也是另外兩個銷路比較稍小一些的『鄉村紳士』、『假期』、『傑克與吉爾』的老闆。原來這些刊物的發行人是一個極有錢的寇蒂斯。寇氏雖然在出版事業上虧損了四千二百萬元，但是他死時遺產還有二千九百萬元。佛勒爾是寇蒂斯公司現在的大股東。在他的手中，這幾種雜誌不但大賺其錢，而且變成了華爾街的重要言論機關。在一九四一年全國製造商協會舉行年會時，福勒爾被選為那一年的主席，這是美國資本案

最光榮的頭銜。他還擔任過全國製協的財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和宣傳委員會的主席。他現在是『全國出版家協會』會長。

『麥克考爾』、『紅書』和若干其他雜誌的發行人華納，也曾是全國製協的主席，並且自從一九三三年羅斯福新政實施後，他就是全國製協連籌資金、打擊新政、打擊勞工的最主要人物。一九三七年他在他的刊物上發表『新年感言』說：『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顯明，罷工爭議是靠新聞紙和無線電決定勝負了。』

『治家之道』和『四海』的老闆赫爾斯特，就是美國擁有十八家日報的反動的赫爾斯特系的頭目。他的出版事業投資總額約二萬萬元，曾經虧累不堪，而將一大部分抵押給洛克斐勒的大通銀行及其他銀行，但是他的雜誌卻很賺錢。『治家之道』每年盈餘約二百萬元。

『美國人』、『柯里爾』、『婦女家庭伴侶』和『哈潑斯週刊』的發行人是克勞威爾。克勞威爾公司在近二十年來的美國出版界中已成爲一大系統，實際上

則和摩根王國聯系在一起。它這四種雜誌合計銷路已佔一千萬，擁有讀者五千萬之多。

中國人所熟悉的『時代』、『生活』和『幸福』三大雜誌，都知道是一個山東傳教士的兒子魯斯的產業，不知實際上它們也都是摩根王國的一部分。一九二三年魯斯以一個一錢莫名的新聞記者，說服了摩根公司的老闆莫洛及台維森兩人，由他們出資八萬六千元創辦起『時代』，後來一帆風順，便陸續增資出版其他兩種雜誌。在一九四七年這三大雜誌的純利達兩千萬元。摩根公司是它們的老闆。

『農田雜誌』和『尋路者』的老闆普由，是美國著名的『十三個最大家族』之一。普由家族的主要事業是賓夕文尼亞州的太陽石油公司，另外還有造船公司和其他工業。它是美國公開支持法西斯勢力的大資本家集團之一。一九四四年『美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統計，普由家族自一九三四年起十年間為打倒羅斯福而捐助給共和黨的競選經費不下一千三百萬元。

美國銷路最大的月刊是『讀者文摘』，每期達一千二百萬份。照理說，它既非由大財閥投資，又不接受任何廣告，應該是最洒脫最自由的刊物，但事實上它的反動決不下於上述任何雜誌。而且由於它編輯很巧妙，銷路特別大（幾千中小學以它做英文教材），它的欺騙麻醉作用，更不可忽視。這個雜誌是一對叫做狄維特·華拉斯的夫婦從他們自己的汽車間裏創辦起來的。起初還能做到『文摘』的水準，但是成功以後，就千方百計，運用它的影響來維護那個使他們成功得意的現存制度，變成目前反動統治最有力的堡壘之一。

### 津貼

最好銷的雜誌，除了老闖本身屬於金融獨佔集團外，還透過廣告，受大資本家的指揮。廣告是資本家對雜誌報紙的津貼，化了最多廣告費的公司便可以使刊物不登載於他們不利的言論。

在這一點上，資本家對雜誌化的錢比對報紙化的還要多。有三個現實的原因

使他們如此：第一、美國人不大相信報紙的話，但比較相信雜誌的話；第二、雜誌銷行比報紙普遍；第三、一期雜誌的銷行期間比一份報紙長。

美國雜誌裝做無所不談的樣子，但有幾個問題，從來沒有看到上述十多種刊物加以批評過。它們永遠沒有一篇文章從顧客的觀點把各式各樣的汽車比較一下，因為這樣一來便會得罪一些汽車製造者，而汽車公司卻是雜誌的最大廣告主顧。去年『生活』雜誌有一期登載幾張照片，說明一個小城的交通管制效率，不當心把一輛失事的汽車刊出，而未將那汽車的普里茅斯商標塗掉。福特汽車公司事後通知『生活』不再登廣告了。『生活』趕快在下一期中便聲明那是一輛假汽車，並表示道歉，這是『生活』從來不肯做的事。

香煙和藥是兩種成本極低而賣價很高的貨品。一包駱駝牌香煙製造成本不到三分錢，加上稅也不應該到一角錢，但賣價是二角，消費者要多擔負這麼多開支，就因為除了資本家利潤外，還要擔負香煙公司每年成千萬元化在雜誌上的廣告費。沒有一家雜誌曾經有一篇文章說吸煙的害處。藥品也是同樣的。製藥商每

年出產很多標新立異的牌子，效能很差，但因化出大量廣告費，誰都緘口無言。『治家之道』的老闆赫爾斯特爲了吸取廣告費，對於每一種刊在他的雜誌上的藥品，給一個印章，表示是絕對有效的藥，這樣不知欺騙了多少人。例如一種防腐藥水『里斯特林』，在赫爾斯特的廣告上，鼓吹它能『根除頭皮屑』。後來經過全美消費者協會多次抗議，和聯邦商務局的控訴，才把那根除的『根』字取銷。但赫爾斯特另外還出版兩種專講醫藥的雜誌『美國製藥者』和『藥物世界』，依然以大量廣告費收入替藥商害人。

以前美國一個進步的參議員特格維爾曾提出法案取締劣藥和不潔食品，如果通過，對於藥商和許多食品公司固是一大打擊，雜誌的廣告收入也會減少一個重要來源。於是全國出版家協會號召所有雜誌攻擊誣蔑特格維爾，一致說特氏是一個『共產分子』，這個法案通過後美國就變成赤化國家了。他們終於獲得勝利。

當取締劣藥之類的辯論時，藥廠和各雜誌簽訂的廣告合同上使用紅筆字加上一條但書說：『如果國會通過法案取締本廠藥物，則本約作廢』，所以出版家必



然用盡全力阻止它的通過。

無論是雜誌還是報紙，廣告通常比發行收入多得多的。所有大型雜誌的賣價事實上比紙張印刷和編輯的成本還低。一本『生活』的成本應該是兩角，但只賣一角五，因為每本平均的廣告收入遠超過五分錢。越是『價廉物美』，銷行愈多；銷行愈多，廣告也就愈多；廣告多了，一個雜誌更可以『價廉物美』。這就是使自由競爭的美國雜誌演變為少數獨佔的惡性循環。

廣告是有錢的人刊登的。可是大雜誌的政治意識和利潤意識使他們拒絕偶然不利於資本家的廣告。進步的人民團體即使拿出鉅金要在『時代』或『星期六晚郵報』上刊登一頁廣告也是不會被接受的。『全國消費者協會』不是一個政治集團，過去有多次化錢也登不到廣告的事，因為雜誌老闆怕得罪其他有錢的廣告主顧。

在表面上，美國政府對於雜誌的態度是不予鼓勵，也不加干涉。事實上政府每年津貼給反動刊物成千萬元的錢。這個方式就是低廉的郵費。政府收遞印刷品

郵費極低，自然並不分別什麼雜誌。可是在這『一視同仁』的原則下，受益最大的是佔全國銷路百分之九十五的反動雜誌。在十年以前，美國報紙雜誌的總銷數不過目前的半數時，政府全年爲它們貼補的郵費，約達九千萬元。現在這個數目至少要增加到一億二千萬元，這其中報紙所受津貼約五分之二，雜誌五分之三。政府這種損失自然是從人民捐稅中抵補，換言之，就是美國人民每年捐輸偌大的款項來支持反動報刊的發行。

美國的政治機構對於大資本集團控制下的出版物還有許多無形的鼓勵方法。例如，美國對於紙類進口概不抽關稅，雖經多少議員抗爭，終因全國報業公會與出版家協會的反對，未加限制。又如美國『毀謗法』對於出版物犯的毀謗罪行，罰款很少，普通只罰幾角錢，不過一點象徵作用而已；對於毀謗團體，根本沒有處罰的辦法。

一般大雜誌的言論方針，完全依從着他們的華爾街老闆、廣告顧客、反動的政治領袖的意旨。至於策略，那就隨時局而轉移。在羅斯福時代，它們是一致而自覺地反對『新政』。例如在一九三四年，全國出版家協會曾向各大雜誌發出一件密函，其中指出『本年度我們出版界有三個足以自驕的勝利，即擊敗了華格納的勞工法案，特格維爾的清潔飲食與藥物法案，和失業救濟案。』在一九四七年它們的勝利則在促成塔虎脫——哈特利勞工法的通過，和獲得美國讀者對馬歇爾計劃的支持。

這些雜誌大都裝做並不着重政治問題。像『婦女家庭伴侶』，『婦女家庭雜誌』和『治家之道』等，主要的內容好像都是關於時裝、陳設、烹調之類，但即使是這些文章也是導引着婦女走向廚房和臥房去，本身帶有濃重的反動性格。事實上這類刊物沒有一個不經常插入強烈的政治文章。它們用小說裏的對話，要人夫人的回憶錄等等，來誣蔑勞工和共產主義者。像『婦女家庭伴侶』中這樣一段家庭談話：『約翰說：「胡說，我國人民已經滿足了。他們不要工會。」』誰也

不會特別留意，可是看了它之後，每一個字都會印入善良的家庭婦女的腦中的。

著名內幕雜誌『事實』的編者塞爾狄斯曾寫道：『據我所知，沒有一家大雜誌允許過一個小說作者來寫工人做得對、雇主做得不對的小說，而每一個大雜誌都允許小說作者在它的篇幅中發表攻擊勞工的作品。』

反共反蘇是所有這些雜誌一貫的任務。事實上它們擔當了美帝國主義『冷戰』的前哨。最普通採用的政策是造謠誣蔑，聳人聽聞。每逢有一個共產黨叛徒或蘇聯的逃兵出現，便奇貨可居，每每重價收買，使他寫些誣蔑的恐怖文章。這些文章當然全部是經過編者修改或逕由編者找人代寫的。

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國會辦公室內訊問被傳的證人，本來未必便能證明一個人有親共的嫌疑。但這些雜誌無往而不聲應氣求地大事渲染，使被傳訊的人首先在『輿論』上受到重大嫌疑，喪失『清白』的聲譽。

目前美國大雜誌正在加緊鼓動反蘇的干涉戰爭。最公開露骨的莫過於魯斯的『生活』與『時代』，雖然其他雜誌也都爭先恐後地咆哮着。

『生活』是第一個提出第三次大戰口號的雜誌。那還是在二次大戰還未結束時。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生活』特約通訊員、前駐蘇駐法大使反共專家布列特就在一篇『羅馬教皇會見記』中宣傳東西方世界的分裂與反蘇的十字軍。後來這個號召給邱吉爾在福爾頓的演說中抓過去，發揚光大，造成冷戰的發軔。魯斯和美國好戰派給這件事的成功衝暈了頭腦，到去年冬天，正當南京向美國政府請求援助時，又由布列特寫一篇『我們在中國的教訓』一文，大聲疾呼，主張美國立即出兵干涉中國的內戰。

布列特這個人的無恥，已由美國前駐德大使『達得的日記』一書充分暴露出來。當希特勒已發動對波蘭的侵略之後，布列特竟密謀促成一個德法反蘇同盟。他告訴達得，他的計劃是把世界分成三部分：讓德國控制歐洲；美國控制西半球；日本控制亞洲，包括海參崴和海濱省，中國當然全部在內。僅僅爲這一件事，中國人也永遠不應忘記布列特和『生活』週刊！

『生活』專門找大人物來做反共反蘇的法西斯號筒。當希特勒已然進攻了蘇

聯，而美國還未參戰之時，它曾委託美國前駐比利時大使克得海氏寫過一篇希特勒會見記，告訴美國人民希特勒戰爭目的是『門羅主義』，決不干犯美國。此人在『生活』上發表過好多墨索里尼、弗朗哥、薩拉札的會見記。美國一個司法部的官員曾證明他那篇希特勒會見記根本是假的，是戈倍爾寫的。

在二次大戰中，戈倍爾發出許多對同盟國的宣傳，引證『生活』、『柯里爾』、『星期六晚郵報』、『讀者文摘』中的文章。這些雜誌充滿了爲納粹辯護，挑撥同盟國間的團結，攻擊羅斯福之類的文章。這一貫的政策到了戰後，變本加厲。聯合國機構殘破到今天這個地步，它們要負很大的責任。今天它們正在『美利堅世紀』的大旗下執行着華爾街征服人類的『神聖任務』哩。

## 一二 人民陣線

怎樣逼出來的？

最近哈爾考特·布瑞斯公司出版一本英國詩人E·M·佛爾斯特的詩集，其中有一首諷刺美國大選的詩，通俗而辛辣。因為今年（一九四八年）又是美國大選年，特將這首詩譯錄如次：

漂亮的格雷先生和布朗先生

剛剛從城裏來，

說是要發展國家的利益。

我不知道，選誰好呢？

每個人都是那麼和氣，那麼闊氣，

我簡直分不清他和您。

每個人都有一位夫人和一隻雪茄。

兩個女兒和一輛汽車。

每人都帶個金錶鍊，並且，當然，

還有一個從軍獎章十字架。

還有股票在鋼鐵公司和毒瓦斯廠，

油田和礦山。所以啊，

我分辨不清他倆的主張，

漂亮的格雷先生和布朗先生。

『我們的不同，』（他們告訴我）

『在於財政的主張。』

布朗先生是個保守派，

對於來自一些國家的

一些貨物，他要抽稅——

我想他指的是封東西的膠臘。

而格雷先生是個自由派，

對於這類東西根本不主張抽稅。

他們每人都有一件皮大衣，

我究竟選誰好呢？



我如對他門之中任何一位，  
決定投了一票，

他們就都會發笑，並且說，

『我們今天不要戰爭；

我們還不要戰爭呢。

我們的目的都是一樣，

不同的就只有對封東西的膠臘。

不過要打，我們當然來，

那時候，我們就有了辦法。』……

\*

\*

所以，不管我選誰，

我都得跳進那隻老船裏，

由布朗先生和格雷先生

照老法子划——

划在那血、火、淚、

瘟疫和暴發尸的海中——

划在那一九一四年以來

人類所走進的死峽。

漂亮的格雷先生！漂亮的布朗先生！

何必還要從城裏跑來，勞您們的大駕？

這一首廿多年前的詩，很深刻地道出美國選民歷年來對民主、共和這兩大財主政黨競選時投票的心情。

但是他們顯然不再想『跳進那隻老船裏』，由財主們『照老法划』了。自從羅斯福死後，他們一天天感覺到有自己另外創造一隻『船』的必要。這種聲音，從進步的工會中，青年和婦女團體中，廣大的黑人中和猶太人中，自由職業者、作家、第三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中，喊了出來，引起廣泛的共鳴。財主們一向只給他們兩個東西（實際是一個）讓他們選擇，他們要自己創造第三個。他們創造了華萊士，創造了『進步黨』。

### 進步黨誕生

美國在過去，以至現在，並不是沒有第三黨，第四黨，第五黨。但除了民主

黨共和黨以外，從來沒有那一個小黨在大多數的州中得到競選的機會。這一次進步黨在費城舉行成立大會時，已有三十七個州取得合法地位，這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假若在今後三個月中間不遭受打擊，三十七個州的人民就有了自己的選擇。進步黨能夠有如此的成就，完全是人民反法西斯和反戰爭情緒高漲的結果。它是在過去半年多歷史中突破了各種各樣的壓迫和困難而獲得的成就。

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美國進步公民委員會決議成立第三黨，『徵求』華萊士爲一九四八年大選中的總統候選人時，反動派一致攻擊這個運動。共和黨高興它的產生，以爲藉此可以分裂民主黨的陣營。但一看到它很快獲得了各地人民的擁護時，便立即用盡方法來打擊它。民主黨和一些向來以自由主義者面孔出現的人物，則自第三黨運動一開始就比最反動的陣營還兇猛地攻擊它。他們的主要理由是這個運動本身決無成功的希望，客觀上只有造成共和黨勝利的機會。在骨子裏，他們是一面懼怕人民的力量，一面希圖在和財主們繼續妥協中，混取自己的地位。

『自由主義者』反對第三黨運動的例證很多。像『進步公民委員會』的副主席弗蘭克·金頓，當該會決議組織第三黨時，立刻退出了該會，在反動派報紙和廣播中叫囂辱罵。他本來有以民主黨候選人資格參加本年紐哲西州參議員競選的希望，他乘此一罵，企圖實現這個機會。紐約『下午報』算是唯一比較同情華萊士的資本家報紙，可是到了第三黨開始組織運動時，『下午報』和它的主筆麥克思·勒爾納就狂吠起來。至於羅斯福夫人和其他若干『新政』派領導的『美國民主行動協會』，更是根本反對『與一切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關的團體或個人』合作，連溫和的自由主義都談不到了。

許多『自由主義者』認為第三黨得不到現有的工人組織支持，斷乎沒有希望。但他們並不能提出怎樣方能使現有的工會進步起來的方案。像前面所說過的，美國現有的兩大工人組織——全國產業團體代表大會與美國勞動聯合會，都操在反動的工人貴族手中。要使他們轉到進步方面來，只有下層的勞動者在進步的政治綱領下團結起來，推翻這種反動的領導，方有可能。

事實上，第三黨運動已經得到廣大勞工階級的支持了。例如今年年初全國產業團體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通過反對第三黨運動時，本身就發生了很大的分裂。決議是以三十三票對十一票而通過的，還有兩票棄權。這個反對的力量從數量上說已不算小，在質量上更不可侮，因為投反對票的當中包括了參加產大的最大職工會的代表，如電力工業職工會、農業機器製造業職工會、搬運工人職工會、海員工會、運輸工人職工會等等。這些工會的代表並沒有因為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而放棄他們的立場。他們表示產大在政治上並不能束縛每一個會員工會的自由；他們決定支持華萊士與進步黨。

產大的領導機關開始用高壓手段對付擁護華萊士的工會，例如它威脅開除海員工會，經海員工會的領袖布里傑斯表示：『你開除就開除，我必須執行工會會員的意志。』半年來既成工會內部已經發生了很強烈的變化，下層工人和地方工會的幹部，已在擁護華萊士的問題上，公開背叛工人貴族的獨裁領導，可能進一步展開『第三』工會聯合會的運動。

## 爭取勝利

人民有了他們自己的選擇以後，就立即爭取勝利的機會。

在今年年初紐約州布朗克斯區舉行國會議員補選事件中，人民第一次表現了這種力量。該區原來選出的一個國會眾議員改任法官，遺缺應由原選區補選一人遞補。這個選區一向是民主黨把持的，但是這次補選結果，支持華萊士的工黨候選人艾薩克遜卻以二比一的票數戰勝了民主黨。艾薩克遜得二萬二千票，民主黨的普洛貝特得一萬二千票，共和黨的鄧尼克列士得一千四百票。在這次補選的前夕，反動的報紙都強調說，『這是華萊士成敗的考驗』，等到結果公佈後，他們便緘口無言，但暗中吃驚不已，千方百計阻撓第三黨運動。

各州人民爲了爭取華萊士競選的資格，表現了高度的積極性。像在加里佛尼亞州，一個新的政黨要求競選必須在大選年的二月初以前，由一定人數的州民簽名申請，經州議會和州政府通過方爲有效。這個人數在加州是依照上屆選舉『多



利勝取爭民人國美

數票』(plurality vote)的一半，即二十七萬五千人。該州的『擁護華萊士爲總統委員會』於一月間成立，立即着手發動簽名運動，在指定的日期以前已獲得三十萬人以上的簽名。他們不能不比規定的多，因爲在民主共和兩黨控制下的州議會和州政府，會百般挑剔，否認其中許多簽名者的資格的。

在發動簽名運動中，各州人民都是自動捐款，免費出力，深入各小市鎮農村，以至挨戶按鈴，個別宣傳。在大城市中則依據產業團體開會響應，集體簽名。對於住宅區則發動『里弄』工作，對一個個里弄實行『捲地毯政策』，即力求這整個里弄裏的人家一個都不遺漏地簽名在申請書上。

目前的進步黨，正代表着一個新興的民主統一陣線。與其說它是一個第三黨，不若說它是所有美國進步的第三黨的聯合陣線，更爲恰當。因爲它是以各州已有的各種進步黨派與人民團體在保衛民主爭取和平的共同目標下的一致團結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它是一個人民陣線的黨。在今年大選中，凡是已經在若干州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的黨派，如共產黨，工黨，一些州的老進步黨，加里佛尼亞的



進步民主黨等，將放棄他們單獨競選的候選人，一致號召他們的黨員和羣衆選舉華萊士。同時在青年和婦女界的「擁護華萊士爲總統委員會」的各地分會中，也都是統一戰線，各黨派的進步人物都有，甚至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各地進步份子也參加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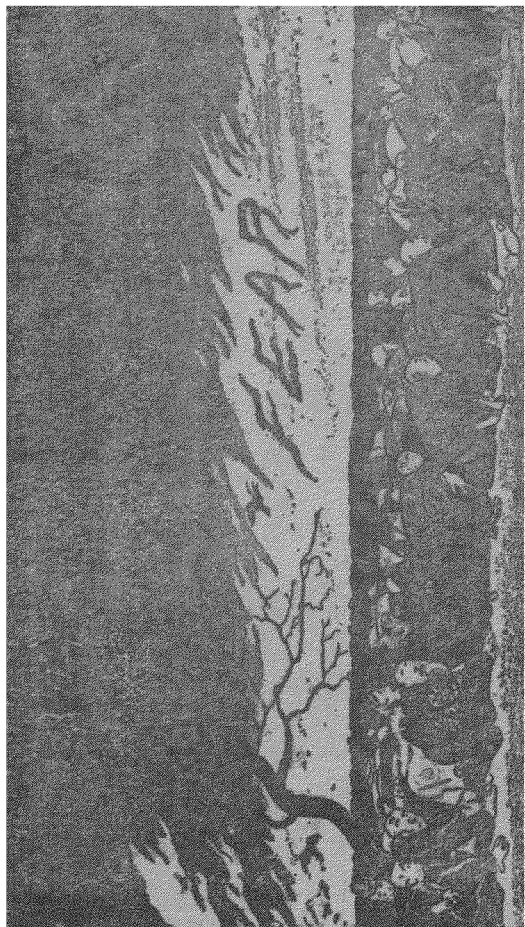
這樣一個偉大的聯合，照理是應該獲得大多數選票的了。但是在今年大選中還不見得會有多大的勝利的把握。

#### 面對着迫害

反動派破壞人民陣線的花樣很多很多。

他們在畫報上印出華萊士不知什麼時候和人擊拳的照片，故意給人們一種印象，以爲這個人民的偶像其實不過一個好勇鬥狠之流而已；而且在那照片中表現華萊士並非一個精明的鬥士。

有時他們把他和一羣粗壯的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登出來，顯示只有黑人擁護



怖 恐

他，這樣來激動白人反黑人的心理，從而也來反對華萊士和進步黨。

八月十六日的『生活』畫報刊載一張照片，把紐約市支持華萊士的工黨領袖馬堪多尼歐在演說台上的姿勢，故意玩弄攝影技巧，照成一個駝背的老人樣子。

無線電廣播的丑角，利用講故事的方法，說：蘇聯傳信給美國人，只要美國停止對蘇作戰準備，蘇聯寧肯餓死它的一百萬兒童，而將它最寶貴的魚子冷盤送一百噸給美國營養不良的兒童，並且說，這是它從一位第三黨高級官員口中聽來的。說罷，麥克風邊便發出一陣強烈的譏笑聲。

進步黨在各地召開競選演說會，受到學校、俱樂部和各種公開會堂的拒絕。在街頭開會，馬隊警察以妨礙交通爲由，把他們衝散；在露天會場開會，警察不許他們踏到草坪上，否則究罰。右派份子用蕃茄雞蛋打擊演說者的事，更是層出不窮。

美國人有一種『耳語攻勢』(whisper campaign)，常常有計劃地用來中傷對方。特別是在中心城市裏，這種耳語攻勢，常見奇效。發動這些攻勢的人，懂

得怎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在落後的人羣中，他們散出空氣，說蘇聯正計劃派人暗殺華萊士，好給共產黨和黑人一個全國暴動的藉口。自然常常不離口的一句話是：進步黨就是共產黨的化身。在比較進步的人羣中，反動派的一個得意的『耳語攻勢』是逢人便說：『你如想選杜威上台，最有效的方法，是投華萊士一票！』

政治常識和經驗都幼稚得可憐的一般美國人，很容易接受這一類攻勢。

但是統治階級最重要的武器，還是選舉本身。因為經過一切宣傳、誣蔑、威逼利誘之後，人民手中的選票倒底還是一個不可知之數。

於是他們在南方展開了新的攻勢。用各種俱樂部的方法來包辦選舉，用教育條件來限制黑人選舉資格，更大規模發動三K黨、哥倫布黨等極右派，準備用武力鎮壓參加選舉的黑人和工人。在奧克拉荷馬、俄亥俄等州，根本禁止進步黨的存在。在其他已經因人民過大的壓力而取得了進步黨競選權的州中，他們便在利用間諜案，利用反共反勞工的條例，檢舉和控訴進步黨的領袖，使他們在社會中

喪失威信，以至判處徒刑，驅逐出境，故下毒手，使他們不可能在這如火如荼的競選期間發生作用。我們不必奇怪，儘管目前已有三十幾個州的人民勝利地爭得了人民陣線的合法競選權，在十一月大選以前，必定還會有很多的地方，由於反動勢力的破壞，進步黨無法使用這種權利。

這樣，在事實上，進步黨就決沒有和民主共和兩黨并駕齊驅、平等競選的機會。

但在另一面，人民的怒潮已然不可遏止。他們的政治常識雖然很低，對於選舉的天真，卻也戀氣的可愛。

一般美國人不肯放棄今年大選的機會來表示他們的意思，已經是可以相當肯定的了。

進步黨的領袖們並不相信他們今年一定獲得大多數票，因為和共和黨比較起來，條件是太不利了。他們已經向全國選民呼籲，凡在他們當地沒有進步黨候選人時，應儘可能投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中比較開明分子的票。

在總統選舉中，儘管反動派百般壓制，有人估計，華萊士可能獲得三分之一的選票，但美國高級數學的算票制度，會使他失敗。可是這樣的『失敗』，絕不能夠據以斷言美國人民在今天進行合法的鬥爭沒有多大的意義。

在下層方面，由於人民陣線遭受殘酷壓迫，法西斯勢力從合法排擊人民轉到對人民實施非法暴力，人民自然也會把合法關爭提高到非法關爭的。

